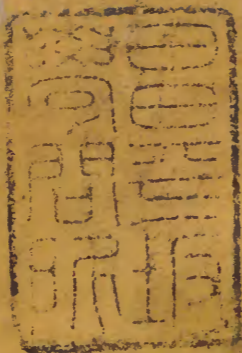


歷朝綱鑑全史

四十四之七



漢書門	八	八	二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四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八	八	二
冊架	冊架	冊架	冊架	冊架
二	三	四	冊	架

編年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2
冊數	24	(	16)
函號	284	8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四十四卷

淺草文庫

懿宗皇帝

名維 宣宗太子 在位十四年而崩 壽三十一 葬簡陵 帝驕奢無度 靡樂不悅 李氏之亡 於茲決矣

鑑庚辰咸通元年

浙東賊裘甫

裘巨鳩反 姓也 本作仇 避稱作甫

攻陷象山

象山縣 名在浙

東屬 波府

浙東騷動安南都護

王式討平之

式擒裘甫諸將請曰某等

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

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

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庫適足資之耳不

置烽燧何也諸將問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趣即讀作促全兵盡行無以

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

勇卒操利兵遇敵且至勇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

及也○綱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自拾遺劉訥言德裕

王式論兵何如

追復李德裕官爵

歷朝綱鑑全史四十四卷

唐懿宗紀

大德印

葉京馬上  
置監軍

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宜賜哀憫贈一官從之  
**綱**辛巳二年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棕同平章事自是時士夫深疾官  
官事有小相涉則眾率共弃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諳監  
軍之而既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謗議諠然遂沈痼終身其  
不相悅如此

明君從諫  
如流

**綱**癸未四年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書法以宦官為館驛使常事也此其書何說宗晉儒  
復任宦者書所以深病帝也**目**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  
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  
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勅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  
聽**綱**冬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目**初以滈為左拾遺劉蛻上  
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專父兄之權虧尊卑之禮布衣行公相之權

白衣宰相

五四

白衣宰相

起居郎張雲起居郎官名言滈父紉用李涿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  
滈納賄陷父於惡紉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

勅使墓戶

**綱**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目**宦官多閩人宣猷  
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壟墓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  
時人謂之勅使墓戶

**綱**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將去聲眾至十萬  
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以為大同軍節度  
使國昌克

易之意深

瓊山丘氏曰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其所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綱**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州司馬**目**劉瞻罷為荆南節

歷朝綱鑑全史卷四十四

唐紀宗紀

一

鄭收草制

侍郎表存  
劉杜

遷除不應  
見問

度使温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仰藥飲藥也

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

林學士承旨鄭收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

人知巖謂收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

不協既貶猶不快闕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後巖亦賜死

綱壬辰十三年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韋保衡欲以其黨裴

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授乃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

除不應見問不應不常也○綱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即位目上疾大漸漸進

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

致堂胡寅曰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蓋出次策與兩中對公議之曰政事不脩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

南北司交  
有所賴

宗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淵冰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中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亾主兩中尉謂唐古入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鄴意保衡之謂歟 言劉行深韓

僖宗皇帝名儼懿宗太子也以幼年為諸宦者所立即位一十五年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綱甲午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綱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

薨目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兩市東市西市也率

錢顧百戲迎之音樂志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板井種瓜殺馬刺豕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瞻

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至是鄴懼

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為鄴為之也

致堂胡寅曰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為黨瞻論其罪惡而顯戮之可也既

劉瞻不得  
同郭尚父

歷朝綱鑑全史四十四卷 唐懿宗紀

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陷不測與立乎巖墻之下斃王費禘三國時  
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言蜀人也歲首  
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禱歡沈醉遂為循手刃所害事見漢後主  
延熙十六年○德宗號郭子儀曰尚父初魚朝恩嘗短子儀於上  
前子儀入朝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  
於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而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歟事  
見德宗建  
中四年

南北互相  
矛楯

綱十一月濮州人王仙芝作亂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

矛楯也互相矛楯謂不相合也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

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

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蠶起言盜賊衆多如蠶之飛起是歲濮州濮州屬山東東昌府人王仙

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長垣縣名屬直隸大名府

綱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田令孜為中尉田令孜宦者繼上之為普王也小

馬坊使使去聲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

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除官不復關白

綱五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冤句縣名屬濟陽縣聚衆應之繼巢少

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

公候是也或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使之言挾以氣力使輔人也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

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

數萬

致堂胡寅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

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

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

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

綱戊戌五年大同軍亂大同古郡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克用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其父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

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

黃巢喜任  
俠

明王必慎  
其所與

國昌終不  
愛一子以  
負國家

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綱**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豆盧瑑復姓案北人以歸義為豆盧故因氏焉瑑音篆**目**時宰相

有好施者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旬者每出襤褸盈路句音乞襤褸與藍縷通縷

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

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綱**已亥六年春正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如南詔**目**辛

讜為嶺南節度使遣徐雲虔使南詔使去驃信使人謂雲虔曰驃信

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言驃之由大唐之命得合六

詔為一南詔本西南夷後為蠻別種也蠻語王為詔其先渠帥分部

自號六詔曰蒙蒿曰越祈曰浪穹曰道賧曰施浪曰蒙舍蒙

朝士書規  
宰相好施  
使萬物各  
得其所

德  
四者皆令

舍最在南故曰南詔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

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

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用二黑漆板夾

**綱**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目**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朝廷不許巢急

攻廣州陷之犯城邑寇高駢奏請遣張璘將兵五千於柳州守險王

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趣廣州擊黃巢趣讀巢

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致堂胡寅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雀沈豆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

**綱**庚子廣明元年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以昏王亂朝而拾遺

**目**昌業以盜賊蒲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

高駢建乎  
廣州之策

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  
 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蒲博蒲音蒲博博戲也無不精妙好蹴  
 鞠鞠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蹴蹋為戲尤善擊毬擊毬者以木為球騎以杖擊之亦戲耳嘗謂優人  
 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  
 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駁放謂不收取而逐之也

綱黃巢入長安長安京師縣名上走興元興元郡名書法唐世播越多矣或書如或書奔未有書走者走

朕不欲密邇巨寇密邇近也且幸興元天子所至臣民得沾其恩澤故曰幸徵兵以圖收復

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敝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

許之○綱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殺唐宗室在長安者

無遺類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溫少孤貧與兄稔昱依蕭縣劉崇

應舉須為狀元  
 遇堯舜作禮部侍郎

鄭畋首倡大義

家崇數嘗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朱三朱溫也汝曹善  
 遇之○綱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兵討賊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  
 拒賊皆曰賊執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圖謀也畋曰諸君  
 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仆偃也會巢使者以詔書至曹備監  
 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  
 不能來故悲耳相公指畋也因其悶絕仆地故托言風痺不能來赴宴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  
 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血為表遣使詣行  
 在時上在興元召將佐諭以順逆密約鄰道合兵討賊發明賊陷兩  
 在故曰詣行在舉兵討賊雖未覩成功然志亦可嘉特書予之

綱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綱以樂朋龜為翰林學士

裴徹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

清濁異流

郎中隱處

謝酒

父子勇畧  
過人

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  
 貴飲酒。濬耻於眾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  
 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  
 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綱。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  
 之。先是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瑒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  
 亾走鞞鞞。鞞鞞北國名嘗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  
 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  
 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至是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說音  
 吾兄司徒父子。吾兄司徒指國昌也。國昌為司徒之官。故云子指克用也。勇畧過人。為眾所服。請  
 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  
 遣使言之。詔如所請也。如依○綱。秋七月。殺左拾遺孟昭圖。○目。上日夕

田令孜沉  
孟昭圖

天下未嘗  
無賢  
孟昭圖忠  
義憤激

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天下  
 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北司宦官也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  
 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南司宰相也若天  
 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  
 令孜屏絕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驀順津。聞者氣塞。  
 發明。前書殺左拾遺侯昌業。猶在播越之前。今既逃竄失國。亦可少  
 知自警。而復殺諫者。此正如垂絕之人。而復投以酖毒。未有不  
 亟亡者。雖然。業昌之死。猶出於僖宗之怒。而昭圖之死。乃出於令孜  
 之手。細目繁而書之。何耶。夫人君廣開四聰明。見萬里。今乃使耳目  
 之官。為閹奴。擅殺而不知。則亦可謂不君之甚矣。  
 致堂胡氏曰。自僖宗播越。幾於亾矣。而諫諍之職。猶有人焉。蓋天  
 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  
 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

綱。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目。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



高駢罷兵

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

高駢罷兵

秦宗權蔡州節度使也。固始縣佐王朝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朝

高駢罷兵

為軍正信用之。○綱九月高駢罷兵還府。自上屢趨駢討賊。駢不行

高駢罷兵

有雙雉集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討黃

高駢罷兵

巢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駢託風濤為沮。竟不發。在東塘百餘日。屢

高駢罷兵

詔趨之。不行。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穰雉集之異耳。

高駢罷兵

○綱王寅二年。朱溫以華州降。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

高駢罷兵

忠。○綱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書法。前書寇罪之也。此書

高駢罷兵

也。○綱黃巢兵執尚強。王重營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

高駢罷兵

僕射謂也。○綱黃巢兵執尚強。王重營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

高駢罷兵

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府名。乃以墨勅召克用。墨勅見非。克用遂將

高駢罷兵

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趣音。○綱癸卯三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高駢罷兵

○綱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

高駢罷兵

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執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

高駢罷兵

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時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

高駢罷兵

面都招討使。發明。克用前此有叛國之罪。朝廷乃赦而用之。遂能破

高駢罷兵

用自此始得為全人矣。○綱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綱甲辰四年五月。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州全忠就

館驛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發明。克用有破黃巢復長安

之功。而全忠無故襲之。其罪大矣。然克用不自謹重。乃以輕佻取辱。幾不能免。故特書走還以賤之。亦所以分其罪也。

善信宗紀

克用表請  
誅全忠

諸侯猶有  
尊王室之  
心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使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

華陽范氏曰。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今僖宗兩無予奪。何以儆全忠而服克用耶。自是州鎮觀望。懼兵相攻。無復稟命宜矣。

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愨。

愨者曹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愨集將士。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使郿寧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王緒陷汀漳二州。○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洪虔州。江洪虔三州名。是月。陷汀漳。然皆不能守也。犯城邑寇。得曰陷。

乙巳。光啓元年。春正月。車駕至京師。○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凄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王潮光州固始人。緒以漳州道險糧

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唯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弃其母乎。緒怒。令斬其母。

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

畧。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眾皆自危。至南安。南安縣名。擒緒。及縛以徇。遂奉潮為將軍。引兵圍泉州。○李克用表請誅令孜。詔和解之。克用

不聽。十二月。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鳳翔府名。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

名。

人皆有母  
事母如事  
將軍

京兆尹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綱**丙午二年春三月車駕至興元興元郡名朱玫逼鳳翔鳳翔軍名百官奉襄

王煜權監軍國事攻部將王行瑜斬攻執襄王煜殺之詔以行瑜為

靜難節度使唐乾元初置靜難軍節度使於靜州今屬寧夏府

**綱**丁未三年二月削田令攷官爵長流端州○**綱**王潮陷泉州○**綱**潮

拔泉州得其城聞觀察使陳巖威名陳巖建州人黃巢掠福建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陳鑑表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

史潮沈勇有智畧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王緒自殺○

**綱**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薦經寇亂

東都即河南郡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遷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

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故墟也墟落即鄉村居聚也植旗張榜招

張全義選立屯將

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

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坊曲舊言

里巷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

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

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

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

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

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綱**戊申文德元年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行密高郵部將也後為吳王○**綱**

上疾大漸大漸大進危殆也觀軍容使楊復恭楊復恭宦官也立壽王傑為皇太子

癸卯上崩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

見佳麥良繭則笑

昭宗夢想

賢傑朝廷天下之本人君朝廷之本

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傑踐祚之始中外欣欣焉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昭宗皇帝

名傑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及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八葬和陵○天祿已去民心已離雖欲救之其安能乎

○綱巳酉龍紀元年春正月以劉崇望同平章事○綱二月秦宗權伏

誅○綱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綱十一月上祀圜丘古者祀郊而地上之圓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綱上在藩邸潘邸潘王邸舍也言即位為藩王時素疾

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

宰相

○綱庚戌大順元年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

張濬以功名為已任

張濬自比謝安裴度

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

千載一時

克用有興復大功

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初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

收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

亦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

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王上采其名而用之他

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朱全忠請討克用上

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執以

擠復恭擠排也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李克用沙陀人臣常慮其與

河朔相表裏河朔藩鎮也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

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

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

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

張濟所言  
萬世利  
茲事什卿  
二人

李克用有  
復唐社稷  
之功

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濟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  
協備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趙城縣名官軍潰張濟奔華州依  
韓建與孔緯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  
便

華陽范氏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  
詰全忠與諸鎮以請討克用則遠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  
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濟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  
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  
攻非疾所疾非攻  
豈不速其死乎

綱秋七月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後為蜀王  
綱王子景福元年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孫儒秦宗權之將也遂歸揚州  
行密屢敗孫儒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先是

楊一益二

按秦畢  
孫楊謂  
秦彥畢  
師鐸孫  
儒楊行  
密

賢者之言  
其利遠

孝弟禮法  
為士大夫  
所宗  
柳玘戒子

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  
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綱秋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  
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隣道所無者相  
與貿易以給軍用而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  
田頴問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綱癸丑二年正月以柳玘為瀘州刺史玘仲郢之子柳氏自公綽以來  
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  
之故久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  
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  
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

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孔宣父不實他人。

出虎斬蛇。

先機恐失於設中。

賞罰人主制世御俗之柄。

疵類。疵玉病也。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綱**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建屢請殺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益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闔外。先機恐失於設中。孔宣父。孔宣也。後魏孝文帝改謚為文宣。尼父論語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虎兕出於押。是誰之過歟？致堂胡寅曰：賞罰首人主制世御俗之柄。不可以失焉者也。令孜敗亂國家。敬瑄敗亂藩鎮。會王建有請當亟下詔獎其為國督奸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柄。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綱**秋七月。楊行密克廬州。自先是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遣使求救於朱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

為效之。致堂胡寅曰：父母冢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恐可釋矣。儔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為寇也。行密於是知孝道之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群材。而霸有一方也。  
**綱**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書法。此閩王之基。  
**綱**甲寅。乾寧元年。以鄭綮同平章事。**綱**綮好談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後為相。竟半年。遂致仕。

人子至痛之情。密知孝道之輕重。

以鄭綮同平章事。

歇後鄭五作相。

鄭綮進退甚明。

黃氏震曰：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綮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綮。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

寵之患哉吁人皆曰彼必不能而彼獨曰已必能汲汲於求而懲懲不能去者皆禁之罪人也

**綱**八月楊復恭等伏誅內官楊復恭專橫上出為鳳翔監軍復恭  
**綱**溫對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未幾走興元與楊守亮反李茂貞討  
**綱**誅之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  
**綱**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  
**綱**此負心門生天子

門生天子

**綱**乙卯二年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綱**李克用還晉陽○上詔  
**綱**克用休兵克用欲入覲天子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  
**綱**若引兵渡渭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  
**綱**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還鎮表至京  
**綱**師上下始安

人臣盡忠在勤王

**綱**丙辰三年九月以王潮為威武軍節度使

**綱**丁巳四年春正月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李克用復書劉仁恭

捧盟盤而何辭著誓

**綱**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  
**綱**復書畧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  
**綱**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  
**綱**而不敢授人干將良劍名捧盟盤而何辭著誓禮記泄牲曰盟疏云割牲  
為盟書善成乃軟血讀書教音推孟也**綱**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王潮以弟

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而命

審知知軍府事

**綱**戊午光化元年茂貞與朱全忠茂貞封岐王朱全忠封東平王皆欲發兵迎天子

八月車駕還京師○**綱**九月以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後為閩王

河東勅敵

張澤四愚

以朱強李弱為向背

綱庚申三年九月朱全忠取瀛景莫州瀛景莫三州名成德判官張澤德

名言於王鎰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

俟遠水平彼幽滄易定幽滄易定四州名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棄勝兼取

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致堂胡寅曰張澤為王鎰謀若智而愚捨近附遠一愚也舍忠功附奸賊二愚也反覆弃信三愚也說朱公合河北之觀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向背耳

十一月綱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綱初崔胤與上

密謀盡誅宦官崔胤字昌遐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

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陰謀廢立乃引兵

突入宣化門季述進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群情願太子監國請陛

下保順東宮乃扶上與后同登嬪御侍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

銀樞畫地

以銀樞畫地數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鑄之鑄音固鑄鐵塞之也穴墻以通

飲食穴墻謂穿墻為穴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裕監國尋使即皇帝位○朱全

忠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詣至許以唐社稷輸之

副使李振勸全忠誅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

崔胤謀之

綱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

伏誅上復于位黜太子裕為德王綱初崔胤密遣人說德昭曰今反

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

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

愛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擒述等斬之上曰裕幼弱非其

罪黜為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皆

忠義流千古



三使相

以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唐制節度使兼平章事者曰使相

**綱**六月解崔胤監鐵使書法特筆也自是崔胤始撰**目**時上悉以軍

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上獨問韓偓對曰今不若擇其

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實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

為之長有善則獎有惡則懲則咸自安矣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

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

能成大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

者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胤復請盡誅宦官宦官得胤密謀

日夜謀所以去胤者上不得已解胤監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

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遣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

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兵迎車駕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綱**朱全忠至河中河中府名表

此事終以屬卿

請車駕幸東都東都洛陽也京師大駭十一月申尉韓全誨等陳兵殿前

劫上如鳳翔如往也鳳翔府名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

不得已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

火宮城車駕幸鳳翔田令孜劫上如寶雞韓全誨劫帝如鳳翔其書法先後如一然僖宗失之昏淫昭宗失之輕躁為失不同同歸于亂要皆出于宦人之禍誠後王之龜鑑也

**綱**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書法還者何順辭也全忠為胤所召稱兵西向以致全誨劫遷

**綱**壬戌二年三月汴兵圍晉陽汴兵朱全忠兵也書法克用自前攻

之後遂不復見雖以少陽之交亦不能舉兵赴難至是遂困於汴不

克復振他時大盜移國拱手熟視蓋已兆於此矣直書于冊蓋亦歎

息之**目**李克用以貯糧繕兵脩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對

曰富國不在倉儲兵強不由眾寡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

李襲吉論富國強兵

主 霸國無貪

張胤執板  
歌侑酒

韓偓不肯  
草制

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  
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  
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克用見  
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存勗克用寵姬曹氏所生幼警敏有勇畧朱氏窮凶極  
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  
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悅○崔胤詣河中  
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也助勸  
也所以助歡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  
以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謀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  
李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

此制不可  
草

李士所陳  
事理明白

全忠遣使  
奉表迎車  
駕

之明日班定宦官諛言侍郎不肯草麻又藁曰草草制之本也麻白麻也茂貞曰陛  
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又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  
何不從茂貞不悅即出後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即視事發  
明貽範奸邪小人昭宗深惡之而不能去之又不得不相之者制在  
宦人也是時汴兵圍逼乘輿李茂貞韓全誨欲與之角而所用之  
人乃如此則是不戰自  
屈矣於貽範乎何誅

鑑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累敗儲侍已竭上鬻御衣及小皇

乃召茂貞等議與全忠和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子衣於市以充用癸亥三年春正月平區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誅朱全忠克兗州

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  
徵藩鎮入援師範見之泣下沾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

子困辱如此遂發兵討全忠後為全忠所破發明全忠圍迫天子綱目書之無貶詞蓋

以茂貞與宦者亦有劫遷之罪由是兩不直之至王師範人援始書發兵討全忠則賊温之惡著矣此曲直之繩墨也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上喜收全

誨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入長安復以崔胤同平章事胤復

奏宦官與兵預政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

歸之省寺三公所居曰省九卿所居曰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

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第五後姓可範名也盡殺之宛號之

聲徹於內外又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

以備灑掃司馬温公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官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傑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頌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

崔胤奏罷宦官

温公論唐宦官

焚衣伐木

之外不在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脇天子如置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為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閭闔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宜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主僕利便慧利結也○依憑城社容齋遁筆曰城狐不灌益多哉言社鼠不燠謂其所棲定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巷伯疾惡巷即末巷伯長也主官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巷伯詩曰取彼潛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此不受投畀有吳○寺人披之事君晉獻公子重耳遭驪姬之譖走保蒲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乃踰垣而走寺人披追之斬其衣袂後重耳立是為文公寺人披請見文公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五

讓之披對曰君命無二古之訓也○鄭衆之辭賞漢和帝時鄭衆首誅誅竇憲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火○呂彊之直諫漢靈時呂彊諫止封賞諫導行費諫選舉法○曹日升之救患肅宗時賊圍南陽甚急曹日升請與十騎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敢逼城中大喜○馬存亮之弭亂徽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亮明為交存亮遣神策騎兵射部及元明皆死○楊復光之討賊信宗時帥八都將以敗朱溫○嚴遵美之避權昭宗時歷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後隱青城山○張承業之竭忠僖宗時宦者後唐莊宗將即位承業諫求前唐之後立之莊宗不聽遂不食卒○草薙禽獮薙芟草也秋獵曰獮以應殺氣也皆剪除其根之義

**綱**貶韓偓為濮州司馬目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上曰白告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

是人非復向來之比

### 死為幸不忍見篡弑之辱

韓偓志操可尚

致堂胡寅曰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願欲而偓終不拜其心斥逐其去雖晚其志操可尚矣

**綱**楊行密遣兵擊宣潤州宣潤二州名**目**田頰叛楊行密頰密之將也襲昇州

神福不以妻于易志

得李神福妻子李神福昇州刺史也善遇之遣使謂神福曰公見幾與公分地

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謂楊行密為上將義不以

妻子易其志願有老母不顧而父三綱且不知烏足與乎斬使者以

進願後為密所斬**綱**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明為留

後**目**時天子微弱諸道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委輸謂輸送

致堂胡寅曰忠孝全行也有所利而為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是時唐室垂滅藩鎮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

是無所利而為之者可謂之忠乎

二趙無所利而為

兄弟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

朱全忠表請遷都

甲子天祐元年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李茂貞為岐王邠岐兵茂貞之兵也畿甸京師也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干山在大同府城東北五十里紇干山頭凍殺雀何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致堂曰昭宗之自比凍雀發明河書表請遷都本無貶詞然上書全忠屯蓋居不可如何之執也發明河中則見其親將大兵勝遷天子明矣下書上發長安二月至陝則見天子不敢違有即日就道之意矣夫遷都大事必臣主合謀適筮協吉卜日而行今全忠屯兵近畿迫脇乘輿乃以遷都為說殆與董卓迫遷長安無異綱目書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唐室至是其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可不哀哉

三顧合兵討全忠

三月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自上復遣間使以緝詔告急于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間使即細作能離間人者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書法茂貞繼徽再迫京畿王建不急王室皆罪人也其得書討何全忠強盛唐祚且移苟有能抗之者綱目所予也於是全忠削不書爵  
 秋八月全忠弑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全忠遣朱友恭氏叔琮弑帝於椒殿遂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即位時年十三官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陰為其事而陽避其名罪可勝誅哉  
 克用最為有功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扞使太原之執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

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

**昭宣帝**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弒昭宗矯詔立祝

**乙丑昭宣帝**天祐二年發明昭宗既終嗣君踐祚今已踰年乃止

昭宗去年四月乙巳大赦改元天祐至八月壬寅昭宗遇弒太子即

直因仍不改固見賊溫無道恣行很復盡廢故典舉朝畏甚亦無有

敢告之者世變愈下賊亂恣行一至於此可畏也哉

宋氏黼曰自古即位未有不改元者雖垂亡殆盡之國有革命遜

位之執而亂臣賊子未嘗不使嗣君改元以欺天下惟呂后立

常山王朱溫立昭宣帝不復改元蓋示天下之出於已嗣君

之權虛器也而朝士猶與全忠爭九錫禮制次第不亦愚乎

**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等九

**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屍池中皆昭宗之子也**唐祚之

**五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書法彗長竟天甚大異也問一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扈王專等二十餘人**柳璨時朱全

忠之執恣為威福會有星變會值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

白馬之禍  
何如  
清流濁流  
鷓鴣

養高釣名

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疏所據及條曰此曹皆怨望腹非非  
也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  
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  
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  
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且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  
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鷓鴣

**緡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書前官何美圖也

蘇隱蓋智士也於是詣闕則陽為衰

野失儀以去可謂潔身亂世者矣

**初圖弃官居虞鄉王官谷**虞

縣名王官谷在平陽府

臨晉縣東南七十里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

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

原章系錄今身明一之考 解印堂錄

之朝可放還山久也

司空圖猶在韓偓之右

致堂胡寅曰唐末進退不汗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疏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恕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

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

以梁王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太宗文武之才 太宗高出 前古 中國之盛 未之有 睿宗可與 權

歷年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遂降李密擊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好行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漸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源有自來矣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幾於貞觀之風及天寶以隆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以遊娼為良謀以豎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

玄宗之問 召方虎何 如

德宗初方 為圓

百年之憂 一日廓然

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遜於藩籬而不知一旦兵起邊隅腥羶汗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湟乘輿播蕩生民塗炭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問于戈爛熳而不息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及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剪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室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天下已非吾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祿不敢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為也德宗積積世之弊閹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復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於誅殺故閣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祀自是之後清廟為柔初方為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家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卒能取靈夏靖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急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不臧使秤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六十五 德宗本紀

二十一

宣宗孝宗之流亞

王者必脩身以齊家

綱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墮矣寶曆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加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方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與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於茲決矣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致堂胡寅曰唐有天下歷二十君為子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乘者三焉為賊所逐者五焉為妻所弑者一焉為宦官所立者九焉為所弑者三焉為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為強臣所弑者二焉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其治效則亦亞於西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為美慕而行之其淺者則文皇矣若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二十享年三百而家國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豈無所自哉文皇弑兄殺弟滅其十子非為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爾他日宗枝並摧戕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天理之必然者也是故古之王者必脩身以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脩顧欲以威執機詐禽制百千萬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

皇誠以堯舜文王為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至於慙德愧幸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陵遲為人魚肉之患矣

###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 綱鑑全史四十四卷終



綱鑑全史四十四卷錄

皇二十一帝二百八十八年

肉之患矣  
刻數為人魚  
然惠靈則幸之冬而其命必蘇於外之計風俗之美而無案去  
皇端以我我文王為神限其首必誠於父子兄弟夫誠之間不至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四十五卷

北監藏板

五代紀 按梁唐晉漢周舊各有一代之史宋歐陽文忠公始刪為五  
代司馬溫公脩資治通鑑雖取歐陽公一二論說而所接引

書多舊史其言辭詳畧與  
歐陽公五代史多有異同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名溫始朱氏家州碭山人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初溫  
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

幾進封梁王挾天子以號令諸侯竟移唐  
祚在位七年為子友珪所弒壽六十一

丁卯唐天祐四年 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唐  
稱天復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

五國吳越湖南荆南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楊渥 渥 渥 渥  
福建嶺南凡五鎮 密使之子 既得江西驕侈益甚顥溫泣諫不從二人帥牙兵露刃直

入庭中執左右亂政者十餘人殺之謂之兵諫

綱 三月唐遣使奉冊寶如梁 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

矩等奉玉冊傳國寶于梁

張徐兵諫

歷朝綱鑑全史四十五卷

五代梁紀

綱四月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為濟陰王濟陰郡名今山東曹州

諸公推戴

之力

功德宜應

天順人

錫山一民

淮南西川

移檄復唐

室

室

室

張文蔚讀寶冊已也降階也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與之宴舉酒

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慙伏不能對獨薛貽矩蘇循

稱頌功德且應天順人梁主復與宗戚飲博宮中飲飲酒也博局戲也其兄全

昱謂曰宋三本錫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

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

不懌而罷發明奪之跡此皆專罪唐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張文蔚

等可勝

綱淮南西州移檄興復唐室時惟河東鳳州淮南稱天祐

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

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誅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

誓此生靡敢失節

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綱岐王李茂貞開府茂貞據鳳翔本姓宋名文通信宗時以功賜姓

除國目茂貞治軍寬簡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羸音雷不敢稱

帝○綱梁以錢鏐為吳越王錢鏐據杭州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

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杭越二州名自為東帝奈何交

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羅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

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綱梁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據江陵至

目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

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叅謀

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

辟署辟舉也季昌甚重之以為謀王呼曰先輩

羅隱說錢鏐討梁

梁震素不慕榮宦

徐氏偶見曰梁震特唐末一進士耳未有官守祿位若楊涉之為宰臣者也乃終身稱前進士不受高季昌辟署豈不卓然偉人歟惜乎未能脫然遠去而為其所羈也

**綱**梁王封其兄全昱為廣王自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二

子皆封王綱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自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

於梁朝夕望為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於梁王曰蘇

循唐之鴟梟鴟梟惡殺之鳥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詔循

等十五人並勒致仕綱梁以安武節度使馬殷為楚王馬殷據潭

南之地至後周太祖太祖為南唐所滅綱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為南海王嶺表之地後

改號漢至宋朝國除綱九月蜀王王建稱帝大蜀自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

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巨爽失也言唐朝若中賊在

蘇循唐之鴟梟

南之地至後周太祖為南唐所滅

馮涓請以蜀王稱制

典章文物有唐遺風

則不同為惡不從涓杜門不出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脩舉故事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綱契丹耶律

機始建國元年**綱**戊辰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正月晉王

克用卒子存勗立自晉王病篤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等立其子

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

言終而卒

**綱**梁主晃弒濟陰王追謚曰唐哀皇帝綱夏五月晉王存勗攻梁夾寨破之

潞州圍解梁遣康懷貞將兵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夜

以拒援兵謂之綱梁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晉王與諸將謀曰上

黨潞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莫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

此子必能成吾事

上黨潞州河東之藩蔽

歷代通鑑輯覽全史四十五卷

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

生子當如  
李亞子

費摯得列  
于典謨命  
誥之後

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

趣讀曰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晉王大閱

士卒帥周德威等發晉陽進兵直抵夾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

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

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勗小名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致堂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于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摯所以得列于典謨命誥之後也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焉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

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鑑淮南張顛弒弘農威王立其弟隆演為

留後楊行密據淮南其子渥嗣為弘農郡王國號吳後為徐知誥所篡遂為南唐

已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梁主遷都洛陽

審知常職  
麻屨

王宗弁知  
止

廉者足而  
不憂

梁宋州獻  
瑞麥

豐年為上  
瑞

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王閩國名○審知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

陋未嘗嘗寬刑薄賦公私富貴境內以安○綱蜀州刺史王宗弁

罷書法知止也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

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貧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

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庚午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夏四月梁宋州獻瑞麥目

梁宋州節度使朱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瑞今宋

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

十二月梁進軍逼鎮州鎮州乃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之姪趙王鎔也梁初封為趙王晉王救之

次于高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再信為次高邑縣名書法凡救師次訊也此其訊數美

自梁王景仁等進軍栢鄉栢鄉縣名晉王自將救之距栢鄉三十里而軍

周德請退軍高邑

德威老將知兵

晉王不善將也

晉王欲速戰。周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還卧帳中。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速戰，不若還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執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與拔營還保高邑。

興起也

**綱** 致堂胡氏曰：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出，短于用人。高邑之後，非承業改其意，則德威必死矣。他日胡柳坡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故君子有言：必心不外，乃能統大眾，智不主他日。鑿為能處大事，晉王自用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言胡柳坡，○晉與梁戰于胡柳坡，周德威敗死在梁王曠貞朔四年。

**綱** 辛未 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春正月，晉王伐梁軍於蜀承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互換。

梁人亦吾人

栢鄉梁兵驚悸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于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發明非純乎義者，特假之而行，然其破梁之功亦足少伸人義于天下矣。

**綱** 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其弟巖襲位，知留後。南平郡名，唐僖宗時封劉隱為南平王，今四川重慶府是。

○鑑八 月，燕王劉守光稱帝，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矣。

左傳：楚子觀兵于周郊，問鼎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輕重，未可問也。

**綱** 幽州叅軍馮道奔晉，劉守光謀攻易定。州名，道以為未可繫。

獄得免，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為掌書記。

**綱** 壬申 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互鎮。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克用已死，遺下其子庶孽，更昌熾如此。

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言必為晉

十年吾當問其鼎

張承業薦馮道

吾觀其志不小

晉明宗

五代梁紀

五

所有恐死 因哽咽絕而復蘇 ○綱 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王冕而自

無葬地 初張后嚴整多智梁王冕敬憚之后殂梁王恣意聲色諸子雖

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太子友

珪心不平梁王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

密告友珪珪與統軍韓勅合謀夜斬關入至寢殿梁王驚起曰我固

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唐

秀實罵朱泚曰吾恨不斬汝萬段即此 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亦出於背以敗璽

累之殯于寢殿友珪遂即位

用兵雄長 一時 朱温據非 所據

末帝 名友貞 太和第三子 初封均王 及太和遇弒 乃起兵誅友珪 即 帝位 未幾唐兵來伐 遂自殺而國亡 在位十一年 壽二十六

致堂胡氏曰朱温雖篡逆無道若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矣及晚節 未踰平日狡狴畧不復施何也温本群盜豈嘗有天下之志一口 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 奕皎厲之智寢以昏昧何足怪哉

綱 癸酉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王珣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

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大梁郡名更名瑱友謙復歸梁梁趙巖奉使

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

耳楊令公謂楊師厚也為招討使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

交之魏州之往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

之此不世之功也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庚

寅旦象先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自度不免令庭諤先

殺妻次殺已庭諤亦自殺均王乃即帝位於大梁更名瑄又更名瑱

綱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誅之 晉王分兵徇

燕山後八州皆下之行定曰徇山後州進逼幽州晉王督諸軍四面

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晉王入幽州王方

此事成敗 在楊令公

此不世之 功

五代梁紀

主人何避  
客之深  
王絨草露  
布

毛文錫諫  
决峽堰

劉鄩一步  
千計

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詰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王命掌書記王

絨草露布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絨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曳拖走也

甲戌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一年梁乾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鎮八月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

先是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决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以德懷天下恐

以鄰國之民為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乙亥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秋七月梁劉鄩引兵襲晉陽

存勗也晉陽李存勗也不至還守莘城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慮欲襲取

之乃潜引兵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循堞往來

循環繞也堞城上女垣也晉王曰吾聞劉鄩一步千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

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决戰亟發騎

兵追之鄩還守莘城知臨清有蓄積臨清縣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據拒而守

之周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斷其手腕放之使去使言曰

周侍中已據臨清矣周德威為侍中故云晉王愛元行欽驍捷從李嗣源

求之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重難也密使人以

官祿啗之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代州謂高行珪也亦為大王爾行周事代

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

綱梁劉鄩攻鎮定營鎮定二州名晉擊破之劉鄩饋運不給不給不晉

人數挑戰鄩不出梁主遣中使督戰中使宦官也鄩集諸將問曰王上深

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

度度音今敵尚疆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决曠日何

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王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

周侍中已  
據臨清

事代州亦  
猶事大王

兵在臨機  
制變

劉鄩默然  
不悅

梁主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梁以李愚為左拾遺

**丙子**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明二年蜀通正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梁以李愚為

李愚不拜衡王

左拾遺梁主聞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主從之兵至晉陽夜急攻之城幾陷者數四昭義節度李嗣昭遣牙將石君立救之梁兵死傷者什

晉王數還晉陽省母

二三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梁主聞鄴郟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

曹夫人歲再三焉○**晉**以張瓘為麟州刺史○**張承榮**治家甚嚴

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榮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為麟州刺史承榮謂

曰汝本為賊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

**契丹**稱帝改元○**契丹**主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

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改元神策晉王方經營河內因屈節事之

劉守光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阿保機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

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

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阿保機召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

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莩

張承榮戒救瓘

郭延徽牧馬于野

此今之賢者



郭延徽懼  
王緘之說

延徽之力

才士之通  
患

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頃之逃  
奔晉陽。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阿保機待之  
益厚。至是以爲相。延徽寄書於晉王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  
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說爾。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  
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註：同光後唐  
致堂胡氏曰：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功義著見。進于中國當  
是之時，不仕則已。仕而舍晉蓋無足適矣。延徽懼憂見諱者，無亦  
晦而待察。乃其從契丹是故急于見用。而主於張曠亦云。後唐明  
不憤所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曠亦云。言宗時曠爲掌書記於  
廢帝從河時入契丹。後晉高祖時逃歸爲追騎  
所獲。契丹主復大用之。尋爲契丹將蕭翰所殺。

**綱**丁丑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嶺南稱漢。凡六國四鎮。三月契丹

圍幽州。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時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

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于諸將。獨李嗣源

李靖猶擒  
頡利

德威社稷  
之臣

此錢所以  
養戰士

李存審聞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事在唐  
觀四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  
不若俟其還而擊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  
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  
兵趨進。八月幽州圍解。秋八月，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稱皇帝。  
國旆越用楊洞潛計立學校選舉。  
**綱**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張承業。承  
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民肅  
清，饋餉不乏。王或須錢，給賜伶人。須待而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  
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  
業不敢以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勅使耳，非爲子孫

惜錢佐王成霸

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秦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秦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汴賊指梁王朱全忠也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秦痛飲以分其過分解也承秦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秦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特進官名時承秦為此官故云明日與王俱至承秦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秦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秦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王啣之啣恨也承秦恐其及禍乘間言曰乘間乘其空隙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秦七哥七哥承秦行也何言之過也承秦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張承秦稱唐官終身

七哥何言之過

張承秦可為內侍之師法

致堂胡氏曰張承秦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畜財車與不之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焉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綱

戊寅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

春晉兵掠梁鄆濮而

還鄆州今鄆城縣屬兗州府濮州屬東昌府目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域日蹙

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乏才乞於邊郵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王遂不用○綱夏六月蜀王建殂太子宗衍立○綱秋七月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知誥後篡吳是為南唐○綱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

士民翕然歸心

水亭屏語  
至夜分  
鐵筋畫灰

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夜引齊丘於水

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齊丘悉力匡正

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蒨野國以富疆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書法書伐何義晉也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

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諮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

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

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

出李存審叩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登陷陣存審之職也

王為之攬轡而還他日輕出為謝彥章所困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致堂胡氏曰存勗不自安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未有不假仁

天下定于有德

天下非百戰何由得

本朝中興繫于王

宗鼎植松栢自娛

周德威死于王事

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不亦宜哉

綱蜀以諸王領軍使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昆弟曰親王

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小臣疆說間將興間去聲繕甲訓兵非吾輩所宜

為也因固辭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綱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坡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

破梁軍時晉王自將萬騎直趣大梁至胡柳坡周德威曰今既深

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王宜按兵勿戰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

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遂與戰父子俱敗

死王將閻寶李從琦等復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

亡者幾二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

致堂胡氏曰仲由問孔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取德威有

五代梁紀

十一

聖人之訓不可違

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  
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

孟知祥薦郭崇韜

晉以郭崇韜為中門副使孟知祥薦孟知祥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

錢傳瓘 繆之子 也後改名元堆

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

繆之子 也後改名元堆

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自秋七月吳越王繆遣錢傳瓘攻

昔日不用筠三言

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破之初吳將曹筠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

小枕大鈴

間使告之離間人者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後筠復奔

熟撤歆而寤名曰警枕

吳溫自歎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

○

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

吳團結民兵○時禁民私蓄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王簿盧樞舍

善人畏法

重者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而姦民弄干戈是欲

禁 擾武反招盜

優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徐溫正色拒或人

王隆演卒弟溥立○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

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

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

豈至今日邪

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綱辛巳

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睿正月晉得傳國寶

目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

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

遺先王書

王太師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石門鎮名

昭宗乾陵二年李克用舉兵討三鎮

王行約李繼鵬作亂上結石門鎮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

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

此議非所  
敢聞

家世忠孝

殊非從來  
征伐之意

老奴之志  
無他

為王立萬  
年之基

自取誤老  
奴

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  
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勸  
乃令有司市王買造法物得魏州僧獻傳國寶張承榮詠詣魏  
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摺拾  
財賦收拾召補兵馬誓滅逆賊獲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宋氏尚  
存而主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  
先滅宋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  
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  
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  
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群下意何承榮知不可止慟哭曰諸  
侯血戰本為唐室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承榮官也故稱老奴即歸晉陽

曹孟德所  
難

蘇循拜殿  
畫日筆

張承榮始  
終為唐

名邑邑成疾不復起邑邑通悒悒不安貌

致堂胡氏曰宋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勛于是遽登尊極  
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榮直不欲晉  
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王三垂三方  
所難而何望于存勛雖然承榮其賢矣哉言之遠邊

綱秋晉以蘇循為節度副使晉王欲稱帝求唐舊臣欲以備蘇循

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兒王呼萬歲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

筆發明循故唐之鳴泉晉王悅其諱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于盜乎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

綱壬午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承榮卒唐亡十六載矣曷為冠之以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

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尹起莘曰書爵書發明官既足以著其美

然承榮在晉也非一日而綱目必繫之唐者表其終始為唐不失臣節也

右後梁二主合一十七年

歷年圖曰太祖始以黃巢降時乘旋宣武逞其詐力蠶食諸夏地  
廣兵疆威權日熾志欲無缺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稱曰內興不得  
其死宜矣均王富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彥  
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 後唐紀

莊宗皇帝

名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父克用平黃巢以功封晉王及存勗襲封以兵滅梁稱帝號曰後唐在位三年因中流矢而殞壽三十五葬于河南之新安縣

癸未

晉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唐凡五國四鎮夏

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丹起莘曰晉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善于時讐賊尚在乃遽自稱尊其視朱溫劉守光相去無幾向使亞子能掃滅朱氏復立唐後則綱目必因其以天祐紀年繼續唐統而不絕之矣故書存勗稱帝國號唐待以列國而別異之此固公天下之法也

綱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監梁王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王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

此固公天下之大法

則社稷危矣凝乃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

康延孝論梁事何如

賜姓名○綱梁將康延孝奔唐書法書奔誌梁所以亡也凡外將必李祐而後淮西之破決得延孝而後朱梁之亡決綱目每謹書之監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唐王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近又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王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王大悅

監唐王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王入大梁梁王瑱自殺唐遂滅梁綱唐王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

郭崇韜料梁何如

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

丈夫得則  
為王

此我所不  
為

五代之臣  
所難及  
兵貴神速

君留兵守魏固保楊劉城名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王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冬十月唐王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逼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中都今為汶上縣屬兗州府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擒王彥章唐王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命斬之

致堂胡氏曰彥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宋守殺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衆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爾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

知之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陳讀曰陣方陣並陳而進也晝夜兼程

信宿可至誦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

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王從之令下諸

軍皆踊躍願行梁王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

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王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裁引卿可決也

斷吾首麟泣遂弑梁王因自殺梁王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

寵信趙張趙謂趙徽也張謂漢中漢傑兄弟也使擅威福疎棄故老舊臣不用其言以

至於亡○父子極力致討幸而卒配其志真可謂千古之遇矣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人發明朱氏滅唐獨李克用

太祖墓斲棺焚屍全義言朱温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

真可謂千  
古之遇

綱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自宗奭來朝復名全義唐王欲發梁

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闕室封樹皆指墓上事封謂聚土之墳樹謂所植松柏也今皆削之猶言不封不樹也

全義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

致堂胡氏曰朱忠并弑二王毀唐宗社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宗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屍而颺之汙瀆其宮室然後決人心合天意垂後來亂賊之監全義懷私并辱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言而畧于討惡之典惜哉

詰之三不對

**綱**吳貶鍾泰童為饒州刺史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童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童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童何以不自辯泰童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况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

泰童義不負國

**綱**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為泰寧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于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

優名李天

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

下理天下者只有一人

遽前批其頰批以手擊之也唐主失色新磨徐曰徐緩也理天下者只有一人

尚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而寵劉夫人如故如舊也內是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

**綱**甲申後唐同光二年○是歲岐降後唐凡四國四鎮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鑑郭崇韜首

郭崇韜首歛勞軍錢

獻勞軍錢十萬緡唐主內府錢財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于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鑑郭崇韜位兼將相禮伴人王豆盧革問崇韜曰汾陽王本

太原人子儀也

公世家鴈門豈其支派耶崇韜因曰嘗聞先人言

上距汾陽王四世

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自是以膏梁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



真萬世人  
臣處心行  
事之要

唐王不失  
手搏之約

豐財贍國  
功臣

綱唐立夫人劉氏為后。時宦官朝夕短郭崇韜。崇韜扼腕不能制。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發明尹起莘曰：人之處心行事，莫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不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族，然則正之一言，其真萬世人臣處心行事之要乎。

綱唐以李存賢為盧龍節度使。唐王嘗與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王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王。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綱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使。謙自是重歛急徵，以充唐王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綱契丹肖阿古只契丹東胡種名肖阿古只君長之名寇唐幽蔚州幽蔚二州名。唐遣李嗣源鎮成德禦之。成德軍名

綱乙酉後唐同光二年。晉咸康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

郭崇韜  
今藩方

豈百戰之  
功可比

唐王殺河  
南令羅貫

郭崇韜諫  
殺羅貫

節度使。綱唐王以契丹為憂，崇韜謀欲徙李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真定府名。唐王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群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唐王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綱三月，唐黜李從珂為突騎指揮使。綱唐王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說，頗疎忌宿將。宿將老將也因黜從珂。

綱八月，唐王殺其河南令羅貫。貫性疆直，為政不避權豪。唐王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會值也。坤陵或謂即曹太后陵，未審是否。道濫橋壞。濫音窳，泥也。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王怒曰：太后靈駕將發。

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不聽貫竟死

李札者之所難莊宗不能充其類

致堂胡氏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曾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况為伶宦諸毀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才足為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綱唐主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

唐遣崇韜入蜀

安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使軍事

悉以委之戊申大軍西行入散關散關關名倍道而進軍法師行日三十里倍道行六十里

也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遂進

兵逼成都蜀主與觀御壁出降御壁者蓋以手縛于壁不能執壁故御之大軍入成都都

府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綱**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綱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

**綱**丙戌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亡閩建國凡四國二鎮正月唐魏

王繼岌殺郭崇韜綱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群起布蒲山林崇韜

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園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唐主

遣宦者何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倨延嗣歸言崇韜專權王寄身於虎

狼之口唐主遣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岌

稱詔皇后稱教令殺崇韜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至是繼岌命召

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并

殺其子廷誨發明崇韜伐蜀有功無過徒以宦者延嗣之譖遽遣彥珪圖之崇韜之死蜀土之亂于是始矣故謹書之

歷朝綱鑑全史四十五卷 五代唐紀

繼岌登樓避崇韜

魏王殺郭崇韜

病唐王之信伶臣也。○綱二月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鄴都書法言兵則罪均

之責為輕言劫則非嗣源本意而出于衆兵鑑嗣源至鄴都下令軍

中詰曰攻城詰也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謀焚宮

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

任威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王上帝河南令

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不從乃詭說得出詭說用詭偽之也遂引兵

向大梁李紹榮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童自理一日數

輩皆為李紹榮所逼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

決而敗於猶豫康義誠曰王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

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李紹榮請唐王幸關東招

李嗣源入洛陽

撫之唐王從之○綱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王存勗李嗣源入洛

事成于果決而敗于猶豫

陽鑑從謙率所部兵攻興教門唐王為流矢所中須臾遂殞是日李  
嗣源至嬰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王上素得士心止為群小蔽惑  
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于灰燼  
之餘而殯之

綱唐太原軍亂目初莊宗命張憲守晉陽及莊宗遇弒推官張昭遠

勸憲奉表勸進勸勉張憲進尊號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先帝之恩豈

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

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

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存

沼憲奔忻州○綱唐李嗣源監國百官三戕請嗣源監國嗣源乃

許之○綱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此古人所行忠義不朽

**綱**唐王嗣源立自李紹真等請改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李嗣源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其監國曰吾年十二事獻祖獻祖謂李昌國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武皇謂李克用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且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眾從之

李琪之言  
似  
唐穆太原  
尹張憲  
張憲懷忠  
狗義

**綱**唐殺其太原尹張憲自有司劾憲委城之罪也

致堂胡氏曰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亡君弑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于此者乎  
致堂胡氏曰張憲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鄰都之亂及嗣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狗義蓋賢者也明宗

轉對清朝  
令典

置端明殿  
學士

卽位考慎相臣無以諭憲者矣乃狗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無乃重誨所欲乎

**綱**唐初令百官轉對自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正衙正五日一赴內

殿起肩轉對參事發明轉對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豈可以目不知書而忽之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綱**唐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繼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

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諸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

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為之

**綱**九月契丹德光立綱冬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

**綱**丁亥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是歲後唐漢吳閩凡四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春正月唐主更名

實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綱**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自時議置相孔循已薦鄭珪珪音又薦

崔協而任園欲用李琪珪素惡琪故循力沮之唐主曰宰相重任任

宰相足以

儀刑多士

重

馮書記與而道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馮道為書記之官故云與物無競此可

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園曰今方乏

人協且備員可乎園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恂是猶棄蘇合之丸取

蝓蟻之轉也言不能考慎其相也西域有大秦國國人合會諸香煎其汁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味其溫無毒王辟惡殺鬼

精物溫瘴毒癘疰去三蟲蝓蟻黑甲蟲一名蝓蟻在豹古今注一名弄丸能以上包盡轉成丸後如尸解而去莊子注以蝓蟻而笑蘇

合孔循與重誨曰短琪而譽恂竟以馮道崔恂同平軍事

二月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唐以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致堂胡氏曰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從謙又負叛弑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衆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弑之戒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規望怠而綱紀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為國當務  
寔效而去  
虛名

五月荆南自附於吳荆南今荆州府是高季興為荆南節度使吳人不受舍大臣小舍近臣遠不智

一事兩處

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半義半利

致堂胡氏曰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過也高氏輕君之心自此生矣

任園義士

冬十月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後守殷安重誨恐失職者為患

趙鳳可謂  
善悟王

奏遣使賜任園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園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園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園與重誨爭事不合坐庚

趙鳳可謂善悟王

五代唐紀

二十一

玄豹言已

言矣書曰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王貴不可言唐王欲召詣闕趙

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

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

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就除者就其家而除拜之也

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破之遂克定州王都伏誅晏球在

定州城下日以私財享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

王美其功致堂胡氏曰王晏球非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于五代時

為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不悉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

之援堅圍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王晏球取定州何如

王晏球深合古今用兵之意

兵之意

帝王心存大信

馬道諷諫

凡為天下亦猶是

農于四民最為勤苦

曲及田家情狀

綱已丑後唐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三月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

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尋不朕得脫如毫釐

耳因嘆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綱六月有年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

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馱執轡甚謹幸

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

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

殍歲豐則傷于殺賤豐凶皆病者准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

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

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三司使之  
各自此始

**庚寅**唐長興元年○是秋八月唐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鹽鐵使戶部度支是也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十一月**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嚴嗣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止稱節度使及至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臠數盤臠音楚與臠但烹煮異齊調和不同非關有菜無菜也其臣潘起譏之曰昔

**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辛卯**唐長興二年○是春正月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吳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諷歸洪州葬父歸休也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入山敦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夏四月**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重誨專懷不為無罪然明宗始焉不聽其

宋齊丘入九華山

士君子相時而動

唐王始終

惟一明宗仁及禽獸

初刻九經版

有天下國術示教化

去而終焉又誣而族之故書殺書爵書致仕明其既已謝事而猶不得其死也嗚呼仕于亂世其禍如此士君子可不相時而動乎

**秋九月**唐勅解縱五方鷹隼書法唐王初立鷹坊止留二十人禁中外母得獻鷹犬于是又勅解

**及禽獸**矣唐主曰不然朕昔從武皇獵武皇李時秋稼方熟有獸逸

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壬辰**唐長興三年○是六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書法書賣之

然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祕致堂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于所習善矣頌之可也當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于五季之君季謂季世猶言叔世不給我言末世也五季梁唐晉漢周也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瓘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

邱鎰授傳

使去聲

六軍使

官名

問康澄上

如

五懼六畏

康澄知本

之言

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也仁孝有功孰

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

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也卒年八十一

傳瓘後○改元瓘秋七月唐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嚴卒六軍使袁誼潘

約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朗州今改為常德府屬沅廣道

九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王優詔答之書法澄言言六可

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

不足懼蟲賊傷稼禾將黃而重害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

棊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

言莫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

勿失唐王優詔獎之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秦王從榮喜為詩從榮

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王語之曰吾

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

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驕縱

不法石敬瑭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亦不敢與從

榮共事會契丹入寇也唐王命撰師延光等皆推敬瑭故命除之

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

密藏委瓌都押衙

癸巳唐長興四年閏壬王延鈞龍春正月閩王王延鈞稱帝更

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閩王王延鈞稱帝更

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閩王王延鈞稱帝更

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閩王王延鈞稱帝更

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閩王王延鈞稱帝更



龍躍宮

名璠宮在福州府城內聞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聞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

**二月**唐以孟知祥為蜀王○秋七月唐以唐元瓘為吳王

**十一月**唐主寶瓊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死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救屢豐稔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

焚香祝天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類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兼吏嚴治賦蠹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履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于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傳說周公納策金滕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是為閔帝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以斷李愚私

唐王讀貞觀政要

唐主有致治之患

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廢帝名從珂本姓王氏鎮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為子初封瀋王既而廢閔帝而自立未幾石敬瑭以兵入洛陽遂自焚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謚曰瀋王

**綱**甲午唐主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蜀建國凡四國三鎮正月唐

瀋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唐主憂駭不知所為遂出奔瀋王從珂引兵將至馮

勸進宜速具草

事當從實

道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具備也草榮也謂備辦勸進尊位文書之草檢導曰瀋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

舍人之言是

勸進乎導曰事當從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舍人謂盧導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

是舍人之言是也盧導也

致堂胡氏曰事當從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典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遠朱馮鎮緩中外則難何由註朱謂朱弘昭作乎馮謂馮贊

**綱**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綱**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問起居者問飲膳之增損寢處之安否也聞其遇害慟

之在衛州也惟令詢遣使問起居問起居者問飲膳之增損寢處之安否也聞其遇害慟

哭半日自縊死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令詢不以微廢君臣之義

**綱**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同平章事唐主欲更命相問所親信

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皆以盧文紀崔居儉對唐主不能決乃寘其

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首得文紀遂以為相

祝天立相

**綱**乙未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閏冬十日荆南梁震退居土州

書法書退居何未臣也震成高氏之榮而不肯為之臣目楚王希範

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荆南節度高從誨曰馬王可謂大丈夫矣

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

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

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損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歛境內

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

綦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荆臺

隱士鶴之羽毛也作服以象之名曰鶴氅

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致堂胡氏曰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十一國蓋以倫矣獨有可恨者尚季與好掠諸道貢幣而從誨所倚稱臣利其賜

馬王可謂大丈夫

先王待我如布衣交

荆臺隱士

唐書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王位

五十五



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都押衙劉知遠都押衙官名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疆若稱也兵傳檄帝禁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掌書記官名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相授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愛婿契丹王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塘意遂決表唐王養子不應承祀應音唐請傳位許王唐王手裂其表抵地以張敬達討之敬塘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

蛟龍不可縱之深淵

知遠諫敬塘

異日大爲中國患

及敬塘不從表至契丹契丹王大喜俟中秋傾國赴援援救也

丁奉曰父事契丹而獻幽薊十六州陷于腥羶者四百三十二年是固石敬瑭之罪其實桑維翰之劇謀也敬瑭以此而得國維翰以此而得相君臣富貴終逾十年而卽遭契丹之毒吻敬瑭絕嗣而國亡矣維翰身誅而家滅矣嗚呼後世人臣導其君之事夷欣者鑒此可寒心哉

綱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王自將次懷州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再宿爲次書法自將書次議也契丹王將五萬騎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唐王懼下詔親征諸軍驕悍不爲用符彥卿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唐王至河陽但日夕酣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綱十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書法中國帝王所自立者也爲契丹所立又納賂焉可耻甚矣契丹王謂石敬瑭曰吾

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五代晉紀

五代晉紀

真中原之主

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

為天子敬塘辭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册書命敬塘為

大晉皇帝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十六州十六州謂幽薊涿檀順新雲蔚瀛莫武應朔媯儒窠

等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

致堂胡氏曰敬塘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

王不為備州之事而歸奪國祇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

則其德美矣乃急于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

能以再世其害乃及于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于禮義未有

不旋中其註衛州之事前年閔帝出奔遇石敬瑭

稱者也註於衛州敬瑭盡殺帝之左右而去

丘瓊山曰中國之土地二帝三王之所以自立衣冠禮樂之所在

也一旦以吾欲求富貴安樂之故割而棄之以昇夷狄俾奴婢我

子女草芥我性命魚肉我族類吾自為計則得矣如生靈何遂使

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敬

塘之罪大矣卒而復之

太祖高皇帝出而復之

太宗文皇帝遂於是乎建都焉終名文物一還于二帝三王之舊

嗚呼厥功大矣

立

中國帝王之所以自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五月唐紀

五代晉紀

二

人臣當效敬達

綱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敬達陷于重圍數月

芻糧俱竭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于契丹敬達曰吾為元帥而敗

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光遠斬敬達首降于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

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發明張敬達盡忠而死何以不書死之蓋光遠殺敬達已足以見光

遠之罪雖不書死之而敬達之不可殺明矣况敬達書爵自足

以見其不失職守之意而死節亦固在其中矣

綱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書法王莽自焚書伏誅矣從珂有

非義舉也夫目唐主又與宋審虔等四將議復向洛陽而將校皆已

飛狀迎晉主唐主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是日晚晉主入洛陽

綱晉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目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

見棄猶勝冒寵獲辜音許之瓌音圭

周瓌不拜三司使

五月唐紀

五代晉紀

二

桑維翰輔  
晉何如

**綱**丁酉晉天福二年○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是歲吳亡春正月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側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綱**夏四月晉遷都汴州大梁郡名即汴州桑維翰因說晉王以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晉王乃下詔東巡○**綱**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范延光天雄節度使也遣楊光遠等討之○**綱**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押牙孫銳也孫銳元隨延光銳恃恩專橫會延光病會值密召澶州刺史馮暉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乃從之延光微時有述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嘗夢蛇自脐入腹

和疑署門

張誼致書  
和疑

和疑有過  
人之度

張疑必有  
奇策

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詔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詔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屯衛州重威尚晉王妹延光遣馮暉孫銳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綱**晉以和疑為端明殿學士張誼為左拾遺○**綱**疑署其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於疑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疑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且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王深然之

致堂胡氏曰攻已闕而知其賢和疑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王有預防之憂善矣疑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賄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

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之不問也  
**綱**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綱**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

從容愷益  
軍事

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皇  
子東都雷守重又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從橫從官洵懼  
獨桑維翰從容指昼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綱晉楊光遠攻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書法走而溺也  
惡從賓也從賓本擊延光乃為所誘而反至殺皇子二人其罪大矣改正其罪書伏誅馬暉孫銳引兵至六  
明鎮六明鎮未詳處所光遠引之渡河半渡而擊之暉銳衆敗多溺死暉銳  
走還杜重威戾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  
俘囚也遂克汜水從賓走渡河溺死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  
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不許鑑吳王下詔禪位於齊齊王詰即皇  
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尊吳王曰讓皇齊王詰即徐知  
後復姓李更名昇歷子璟孫煜至宋開寶間太祖擊降之綱契丹改號遼

張允上駁  
救論

薛榮諫脩  
洛陽宮

晉停兵部  
尚書王權  
官

綱戊戌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二月晉詔求直書書法五季之世  
嘉之駁議駁者執意不回猶如色之間雜也左散騎常侍官名張允上駁救論牌臣之書通于天子者四品  
也駁議駁者執意不回猶如色之間雜也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循德借有二人  
坐獄如也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咄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  
以弭災也詔褒之○河南奏脩洛陽宮諫議大夫薛榮諫曰今宮室  
雖經焚燬猶侈於帝堯之茅茨以茅覆屋曰茨韓子文光之有天下  
棟不也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台匠計之  
刮也何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直百金上日百金中人十家產  
也何以也請俟海內平寧營之直百金上日百金中人十家產  
綱九月范延光復降  
于晉晉以為天平節度使綱十月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書法予書  
權也于是權耻屈膝辭使不行雖請榮矣故持書之綱晉王因契丹加已尊號至是遣權使契  
丹稱謝使去權耻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穹廬旃帳也  
其形穹窿故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五

日穹 乃辭以老疾晉王怒停權官

**綱** 盧已亥晉天福四年閩王曦未隆元年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二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重威起外戚無大功知遠自以有佐命功耻與之同制制下數日

知遠心如金石

杜門不受晉王怒欲若知遠軍權令歸私第趙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萬所攻危如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晉王意解鑑夏四月晉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樞密名處而實存

致堂胡氏曰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前院毀印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綱**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王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

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王然之寵遇無比

**綱** 庚子晉天福五年秋七月延光請歸洛陽私第許之延光重

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

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

亦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王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

法外稅民同枉法

**綱** 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王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綱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綱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後卿左右有功尚未之賞



以榮之除授也各授一州之職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致堂胡氏曰信者帝王之大寶晉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遠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戮而屍之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大藩晉祖失之矣

出納有數

綱辛丑晉天福六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夏四月唐遣使如晉鑑唐王遣通事舍人

歐陽遇如晉晉王昇也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

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王即位江淮比年

豐稔兵食有餘群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且出兵恢復舊疆

唐王不忍言兵

唐王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

民亦安矣又何求焉○綱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

桑維翰諫伐契丹

事契丹竭中國以婚無厭之虜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

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議者以歲致緡帛謂之耗蠹

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

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

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

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必有成矣晉王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

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發明重榮執虜使者輕舉妄動其事甚悖然其志則是其理則正故綱目書之無貶

綱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晉守官名自晉王憂安重榮跋扈

猶言以知遠為北京留守晉守官名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婿男無聘

猶人身之有能贅也嘗收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僧

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綱八月晉以杜仲威為御營使自馮

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重威所至贖貨民多逃亡

見卿奏如醉醒

收馬犯僧

馮李屢薦

重威

五代通鑑全史四十六卷

五代通鑑

七

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宰相以知人善在使為賢

致堂胡氏曰晉祖為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後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綱**王寅晉天福七年六月晉王重貴立○漢主珍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六月晉王敬瑭姐兄子

齊王重貴立晉王有疾一旦馮道獨對晉王命幼子重睿出拜之

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及晉王殂道議以國家多艱

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重貴帝兄之子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

為已功始用事

馮道視荀息為何如

致堂胡氏曰晉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蓋明言主視上聲比之乃舍糊不對死肉未寒乃肯顧命其視荀息為何言也左傳僖九年晉獻公疾使荀息傅奚齊後季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遂死之丁南湖曰石敬瑭為唐朝翁婿即舅之親而攘奪其國不義甚矣况其立國滅三綱棄五常以叔母為妻而夫婦尊帶夷為父而

父子亂為中國主臣于契丹而君臣亂三者既失使中國淪胥為夷是故既無親子而又一傳即滅何怪乎其然也

齊王名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初封齊王及高祖崩無嗣大臣迎重賢而立之在位四年為契丹執之以歸封為負義侯而國亡矣

**綱**癸卯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殷主王延政天福元年南漢主成乾和元年○是歲并殷比六國三鎮春二

月晉王還東京晉王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

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

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延壽本唐人晉初為契丹所虜欲代晉帝中國

屢伐契丹擊晉契丹王頗然之綱唐王昇殂綱唐王何方士靈丹

寢成躁急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

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會疽

發背召齊王璟入侍疾唐王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

汝宜戒之是夕殂元宗即位

王者治心身乃治國家

君子不可不慎

楊剝皮

致堂胡氏曰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疾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貶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于寡欲異端佛老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灰心稿形于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黃後果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綱**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富沙古地名在建州城內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為吏部尚書楊思恭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歛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綱**漢晉王弘熈弒其王玠而自立更名晟

**鑑**甲辰晉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鎮正月契丹陷晉貴州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目**唐王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眾皆歡笑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王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建景陽樓樓下有井本名胭脂井

烈八

隋兵至後王與張麗華孔貴嬪授其中以避之因名辱并唐王怒貶為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晉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唐王昇將殂時顧命以齊王瑒蓋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不從晟乃止其罪豈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耶晟遽罷之

致堂胡氏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過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不以其言為憾不亦賢乎

**綱**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後文進為閩人林仁翰所殺○**綱**

夏四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王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謂晉王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

孫晟唐之良臣

馮道依違兩可

禪僧飛鷹

歷朝綱鑑全史四十六卷

五代通紀

七

郭威說知遠

沈斌諭延壽

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綱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其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何憂乎

綱乙巳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二月契丹陷晉祁州刺史沈斌死

之目趙延壽引契丹攻晉祁州沈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

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契丹主謂延壽曰若得中原當

原恐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明日城陷斌

自殺發明沈斌為晉守臣城陷而死固其分也觀其曉諭趙

綱丙午晉開運三年○是契丹大舉入寇綱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

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雉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還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讀之者皆有遺恨

致堂胡氏曰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以增

蓋與契丹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况為之下乎

鑑十二月契丹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契丹

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

威喜遂降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契丹遣兵入大梁執

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

右後晉二主合一十一年

歷年圖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

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

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

外挑疆鄰使流民塗野草胡騎汙宮闕生為降虜死為羈魄非不

後漢紀

高祖皇帝

名高字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高乃即位於晉陽建國號後漢在位二年而崩

綱丁未

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收國號漢是歲晉亡漢興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

鎮春正月契丹德光人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

鑑契丹主封晉王為負義侯封當徙之黃龍府契丹主縱胡騎四出

打草穀

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剽匹奴反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漕漢數百里間財蓄殆盡於是內外

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綱二月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知遠在河東富疆冠諸鎮冠去聲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

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

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

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

至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

從之乃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唐漢此善於彼

致堂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于彼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有敬唐之套諸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道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註免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桑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

五代漢紀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綱**晉王知遠還晉陽書法晉王知遠稱名何別重實也至改號漢則不稱名矣**知遠還至晉陽**  
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  
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始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宮  
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綱**郡盜  
陷宋毫密州**鑑**東方群盜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王謂左右曰我  
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  
以蕭翰為節度使契丹建國號遼王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  
千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綱**晉王知遠以其弟宗為太原尹後為河東  
使節度**綱**晉王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為  
人沉毅寡言御眾嚴整所向必克晉王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  
血刃皆弘肇之力也晉王由是倚愛之**綱**夏四月契丹耶律德光

非新天子  
救民之意

晉王倚愛  
弘肇

死於殺胡林胡本作狐殺狐林者村民于林中射殺一狐因名焉今名死狐嶺在真定府樂城縣北國人剖其  
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靶音巴乾臘肉也  
**鑑**六月晉王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  
余未忍亡晉也發明知遠未入大梁以前皆書其名自入大梁以後始書國至此亦循名責實之意也  
**綱**隱皇帝名承祐高祖太子即位神隱變倖誅戮大臣及郭威舉兵反  
**綱**戊申漢改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立是歲凡四國三鎮正月漢王更名高**綱**漢王高  
祖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綱**漢王不豫有疾故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  
弘殷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  
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皆斬  
之磔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  
王即位時年十八**綱**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綱**漢自河中

帝靶

知知遠未  
忍亡晉

漢王遺命  
防重威

王郎位時年十八**綱**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綱**漢自河中

五代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郭威問筭于馮道

馮道固知奇貨之可居

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王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將皆受節度威問筭於馮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時三鎮連衡推李守貞為主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眾心始附於威

致堂胡氏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販國郭馮二公豈不知耶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為威畫筭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真于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冲政柄二三楊史王馮道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于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言歷仕唐晉漢周四易主矣故云老于販國○奇貨可居秦昭襄王太子之子異人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云云異人遂亡歸得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國今謂馮道視郭威為奇貨也

綱已酉漢乾祐三年是七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綱郭威攻河中入其外郭李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闕守貞文書得朝臣

魘魅見日自消

郭威以白文珂代守恩

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魘魅乘夜爭出魘魘屬也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仄側威從之

綱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番守書法郭威以何專也管鑰重

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家塾

恩猶坐客次史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

歐陽公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于此歟

綱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綱威至大梁入見

大臣居中  
之力

郭威雅馮  
道之意

為政無以  
喻人

此亦衆人  
之所能為

史弘肇舉  
大觴

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諸官從之。

致堂胡氏曰：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

○綱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書法防禦未

者卒，審交錄循吏也。五季之世，如審交者鮮矣。故特書之。○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

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

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喻人，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

此亦衆人之所能為，但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

○綱 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書法書如故，何訊也。留守

是以外制內矣。故書訊之。○漢史弘肇欲加郭威兼樞密使，以蘇逢吉異議怒之。

因與威逢吉、楊邠諸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

安定國家  
何用毛錐

將相如水  
火

文士浮而  
無實

王者欲弭  
災異莫如  
脩德

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劔，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章聚斂刻急，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火矣。

致堂胡氏曰：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下視學士大夫，輕則

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網，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

身而不累其國者也。邠以厚賞兵強，為賢于禮樂。弘肇以長鎗大

劔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于孽

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

○綱 漢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天雄衛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

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威微時，刺其項上為雀兒，

為世宗。○綱 閏月，漢大風，自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

扉一十餘步而落。漢台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王者欲

弭災異，莫如脩德。漢王曰：何謂脩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延義之言  
亞于康澄

致堂胡氏曰延義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義必有所對帝方驕後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周亦焉能取之乎

綱十一月漢王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

王童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王承祐書法書官以殺殺而殺大臣三又將益之無道甚矣故斥書名威既書反則其不書弑何承祐寵信姦邪多殺大臣是亦一夫已故特書殺以為萬世戒

鑑漢王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漢王

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漢王信之遂謀誅邠等於東廡下漢王遣供

奉官孟秦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殺王殷郭威王峻郭威名郭崇威

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罪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

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

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

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

侍中此行  
不易

中此行不易

致堂胡氏曰道嘗為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以是屈威其說矣

馮道屈郭  
威

綱漢迎武陵節度使劉贇於徐州自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

立嗣君太后曰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

擇所宜郭威王峻議立贇威之討三叛也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三鎮連衡拒命郭威討平之

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

范質宰相

五代史卷四十九

五代史記

十一

也至是令草誥令具儀註具備也所謂儀註蓋有禮度儀制存焉倉皇之中倉皇急遽貌倉卒也

討論撰定皆得其宜○鑑武平節度使馬希萼攻楚王希廣殺之自

稱武安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鑑遼王入寇漢太后命郭威將大

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館於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

謀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發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侍中郭威也為侍中

官將士已與劉氏為讐不可立也或裂黃袍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

萬歲振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已

未太后詔廢贇為湘陰公以侍中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勸之即位也歷年圖曰高祖擁精統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厥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

高祖會其時之可為

天子須侍中自為

歷年圖曰高祖擁精統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厥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

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吁哀哉

右後漢三王合四年

後周紀

太祖皇帝姓郭名威那州堯山人仕漢為樞密副使及隱帝弒害將士擁而立之建國號後周在位三年而崩壽五十二葬土新鄭縣之西韓堡

綱辛亥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春正月郭威稱

皇帝國號周○綱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劉贇歸普陽

目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贇乃止曰吾兒為

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

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湘陰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

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間吾父子命左右斬之及威弒贇崇

哭曰吾悔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崇乃即

李讓說劉崇

郭公不敢動

劉崇為李驥立祠

逢吉所以族李崧

皇帝位於晉陽更名旻仍用乾祐年號北漢○**綱**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封事自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處漢高祖以李崧第賜蘇逢吉及崧兄弟家屬時人無不究之

致堂胡氏曰使峻持是心王峻于周王前言語不遜貶商州司而不變豈有商顏之責乎言馬事在後年○商顏山名在商州又云商山之顏譬如人之顏額也亦猶山嶺象人之額領

**鑑**二月周王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王敏崔頌為判官王朴為掌書記朴東平人○**鑑**周王毀漢宮寶器自周王悉出漢宮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

致堂胡氏曰召公曰不貴異物民乃足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

太祖偶合帝王之盛

節

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王峻夙夜盡心李穀沈毅有器略

**綱**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鑑**初周王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王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王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論議伉慨善譬以開主意

**綱**壬子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漢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二月唐設科舉既而罷之書指之也唐王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

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於諸國為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貢舉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

**綱**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自唐以延巳晟為相既宣制戶部

文雅于諸國為盛

送月綱鑑

五代綱鑑

白麻不及  
文蔚疏

尚書常夢錫眾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時江文蔚知貢舉言

金盃玉盃

不及江文蔚荐疏其以賤品而居大位也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盃乃貯狗矢乎矢屎同訊

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王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力勤事益

不治唐王乃復自覽之○綱六月朔周王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書法書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日者此其書朔何重予周王謁孔子

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王曰孔子百世帝

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

為曲阜令及主簿曲阜古邑名因城中有阜委曲長數里故名令邑長也主簿縣佐貳官

綱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

取湖南自是時周行逢能謀張文表善戰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

三人多相  
須成功

孔子陪臣  
百世帝王  
之師

邊佛子

邊菩薩

邊和尚

唐王思歐  
陽廣之言

在民猶在  
國

成功情款甚昵○綱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自初鎬

從查文徽克逮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

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脩佛寺潭

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巳

乃與延巳皆罷唐王以比年出師無功及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

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王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思歐

陽廣之言拜本縣令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至是思其言拜為縣令

綱癸丑周廣順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自或

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王曰利在

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發明周太祖既立訴訟法又定稅牛皮法又罷營田務除租牛課此

亦可謂有恤  
民之心者矣

綱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書法封子未有書姓者此何以書正名也五季不立

太子封為晉王則將承大業矣不可以不正也然則曷為不書子不書子所以別于正統也故封子不書主此特書之子得人也

世宗皇帝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為子及大祖崩乃承大統在位六年壽二十九葬慶陵

綱甲寅周顯德元年正月唐武孝文皇帝榮立○北漢春正月周以

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時群臣希得見周主中外恐懼聞晉王與

與人心稍安壬辰周主殂晉王即皇帝位綱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自周主命趣草制相溥趣促宣畢曰吾無恨矣綱三月周主自將

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時北漢王聞

太祖晏駕君薨不忍斥言謂之晏駕自將兵三萬與契丹兵萬餘騎入寇周主自

將兵禦之戰於高平之南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

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

相溥吾無恨

奇貨賣與劉崇

馮道著長樂老叙

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王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

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

捷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

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

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綱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書法道歷

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索

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著記述也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急于倒

更事四姓及契丹所賜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于家忠于國有子

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之敘大畧如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

十九

禮義治人之法  
廉耻立身之節

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  
此人道之大倫

忠臣憂公如家

之大法廉耻立身之大節况為大臣而無廉耻天下其有不亂國  
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耻矣則天下國家可知也予  
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予儒者  
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肯出與嘗聞是時有  
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蒲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  
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于旅舍主人  
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娘人不能守節而此手  
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  
事于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  
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温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嬖外有君臣嬖  
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  
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賈人無間  
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  
為女不貞雖復華色之美織袵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才  
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  
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  
作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  
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智士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  
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  
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于亂世斯亦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

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室不忠之人中  
君羞以為臣若道之為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綱周王攻晉陽不克引軍還書法世宗用兵皆書伐此其再書伐何

于漢則書攻目周王以違眾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

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

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聰明睿足

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耳不若選能知人

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

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

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視賤事無乃失為

政之本乎不從

綱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書法五代之世兵卒驕悍不

敢簡汰久矣世宗力行

之此兵之所以精練而莫之敵也故特書之

**鑑**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且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自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王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朕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

聖人復起不易此言

周行逢賑飢

致堂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于民而行于軍世宗則嚴于軍而寬于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汰汰羸老簡升驍銳且曰兵務精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奈何朕民膏血養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

**鑑**比漢王旻殂子鈞立是為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内粗安

**綱**湖南大饑自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

**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

**綱**乙卯周世宗仍稱顯德二年周制舉令錄法書法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

致堂明氏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焉中人以下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追禍難處困窮臨勢利休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者一出入焉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于山育魚于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註官而保任其不為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綱**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書法

世宗始用賢者而朴以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其書法自五季以來唐河南漢

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

慨然有削平天下之

慨然有削平天下之慨然有削平天

志

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教風聲教化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

王朴獻策

遷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

比類脂反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比部覆其出人掌內外諸司公廨及司覆餼物後改為司計

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德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嚮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

攻取必先其易

道必先其易者唐與五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湏大舉且以輕兵擾

巴蜀可傳檄而定

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民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

伺間一舉可擒

必死之寇河東指北漢王詢也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

世宗重王朴器識

間一舉可擒也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世宗意世宗由是重其器



識○自九月周始毀佛像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  
期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  
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周世宗可謂至仁至明

司馬公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綱周樞密使鄭仁誨卒自仁誨卒世宗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

君臣義重

歲謂歲呈道謂方道也世宗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綱丙辰周顯德二年○是歲凡五國四鎮二月周主命我太祖將兵襲唐滁州克之

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我太祖趙匡胤也綱目朱熹縣名微城在鳳陽府壽州北二十里浮梁橋也世宗自往視之命我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

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太祖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

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太祖

城門王事

突陳衝突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時宣祖為馬軍副都指揮

非有詔書不可得

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

太祖奇趙普

明旦乃得入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

繁縷飾馬

中緝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

書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勳

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

應死應音應當也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太祖威

名曰盛每臨陣必以繁縷飾馬鎧仗鮮明鎧甲也仗器仗也鮮音先新也或曰如此

為敵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發明帝王之與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故宣祖傳

帝王大度之事

呼城門而太祖以王事不敢開普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而太祖益奇趙普凡若此類是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

其興建大榮高出前右而非近代所能企及宜哉

九五

斫笠督戰

周行逢留  
心民事

鑑唐王屢敗懼遣李德明來言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唐王大怒命齊王景達齊王景達唐王弟也將兵二萬趣六合趣音趨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綱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目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

橫賦馬氏指楚王希範希崇等也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

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前天策府學

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

疾行逢迫脅固名之而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

馬道有愧  
王仲雅

周立二稅  
起徵限

王者毋失  
其信

太祖表用  
趙普

屈放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

致堂綱目曰周行逢為政有足稱者徐仲雅既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當時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馬道歷事五代之君朝註辭必並及除也同文異其有愧于仲雅豈可數量哉言禮遇而辟除之

綱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目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

俟時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

民間便之目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目

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人朝音潮除守太師拜官曰除凡言守者出天子所誅法遣還鎮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

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

不歸心哉目周以我太祖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目太

祖表趙普為節度推官目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司空官名也

五代周紀

孫晟神色怡然

孫晟神色怡然

書法孫晟可謂不辱君命矣不書死之何過周也晟書死之則無以見周殺行人之失矣然則何以勸節守其使其殺皆具官所以  
**目**晟使周周主待之甚厚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事陛下無貳也  
心命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

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  
陳搏已終其端

**綱**周名華山隱士陳搏請闕華遣還山書法名未白書隱士者雖武傳也向善之世宗以飛昇紅白問而搏以治天下對是以善之  
**目**世宗名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常存問之存恤

**綱**丁巳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書法唐臣憤色

劉仁贍盡忠所事

至死綱曰書唐所以明其心之為唐也故雖以疾死而書曰死之此特筆也一人而已矣  
**目**唐壽州城中食盡唐遣兵救之周主大破唐兵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

前代幾人堪比

周廷構昇仁贍出降昇擢也降首抗世宗慰勞賜資復令入城養疾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其以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世宗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以清淮軍為忠正軍

**綱**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目**世宗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主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

道並行而不相悖

致堂胡氏曰世宗不知其姓出于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奈何為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紀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無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

五代史記

七

世宗寧寺  
屈法之過

孟子可與  
權

死大不足  
為起

為政莫大  
擇人

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為註如周之杞宋○周既克殷封夏後于杞殷啟後乃可與權者矣註後于宋蘇子右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別生分類○別彼列反分扶問反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以天下為啟履○孟子謂舜視天下如捐棄敝屣屣草屨也

綱周以王祚為潁州團練使自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綱九月周以賓儀為中書舍人儀儀之第也自儀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而量才受職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鑑周王自將伐唐攻濠州唐圍練使

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種族恐我之族類為唐族滅之也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已而使者自金陵還使者自金陵還知

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

綱南漢遣使入貢于周不至自南漢王聞唐屢敗憂形于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船脩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

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綱戊午周顯德五年南唐中興元年○南漢主張大寶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二月周王臨江遣水軍

擊唐兵破之唐王遣使盡獻江北地周王罷兵引還自周世宗如迎

鑾鎮鑾鎮今真州是屢至江口遣水軍擊破唐兵唐王恐遂南渡又耻降

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于太子弘翼翼使聽命於中國覺至

世宗如迎  
鑾鎮

五代周紀

韓李各言所志

經營大業有常理

江南人不可用于北方

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世宗白告請遣人渡江取表獻西川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王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王書慰納之唐王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

致堂胡氏曰韓熙載之走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沉毅有器畧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比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儼甲冑履屨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聞日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五六年而成帝業彼六朝南唐之君能如是乎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于北方則不然矣項籍以八千子弟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無敵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註風櫛梳也冒驟雨而沐髮衝疾風而梳頭○分地分土也○六朝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也

綱五月唐王更名景避周諱也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自初馮延巳以取

今上真英

諸君常欲致君堯舜

閣音

曹彬不受饋遺

中原之筴說唐王由是有寵賞矣烈祖齷齪烈祖南唐王徐誥也齷齪惡迫句促貌曰安陸所喪纒數千兵喪去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旬日十日為一旬也安陸郡名唐烈

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恭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樂音洛無異平日真英王也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去林翰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王不聽夢錫曰姦臣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

曰諸君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默然

綱南漢王晟殂子張立自張年十六國事皆決于龔澄樞盧瓊仙等閣音臺省備位而已○綱周遣閣門使曹彬閣門使如吳越如往目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返還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

刻木為農夫桑娘

鍾磬設而不擊

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卿之奉使者乞旬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徵於親識家無留者○綱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而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稹河南人元和中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因陳西北五王膳部員外郎嘗著均田圖獻帝帝嘉納之

綱已未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書法自元魏書陳仲孺奏律準已亥年至是幾四百年矣世宗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于外

樂以治心

心和于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鐘之管度量衡蔡氏傳曰以之分黃鐘之長一黍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鐘之管其容于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合而十合為十合為升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鐘之管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俞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此黃鐘所以為萬事根本

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依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鐘之聲以吹設柱為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

旋用七律為一均

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詔從之

**綱**周淮南饑書法民也世宗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

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致堂胡氏曰世宗視民猶子臣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後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滅蠹弊也立兩歲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罷課戶俸戶省官上移慶也無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寒尚食日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于民而坐享天祿惟親冒矢石為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女置諸殿庭留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註公阜猶公吏皂隸也○湯火言民之危險如陷墜湯火中也

**綱**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目朴剛銳明敏志略過人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不能自止○綱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

世宗視民猶子

世宗留心邦本

世宗以玉鉞卓地

萃夏之氣伸

此不世之功

可謂英武之君此固夷夏之大機

周世宗可謂知大義

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書法

遂者何決辭也乃者何不得已之辭也非

有疾則萃夏之氣伸矣

**目**世宗以比鄙未復將幸滄州

滄州屬河間府即日帥步騎數

萬直趨契丹之境契丹守將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宴諸將於行

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宗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

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比未宜深入世宗不悅適有疾乃

還發明

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天伐北漢後南唐皆身履行陣俱有成功至是薄伐僉猶取關南如反掌使天意果厭犬戎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未遂而遽止此固夷夏之大機也

**綱**六月唐泉州遣使人貢于周不受目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

入貢于周請置進奉院於京師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緩懷卿久奉

金陵未可收圖受而有之罪在于朕發明

尹起莘曰周世宗可謂知大義者矣南唐未服則躬

行征伐既服則務存大體前書魏之鹽還其俘至是復書泉州入貢不受世宗之弘規大度如此豈淺量者所可語哉

周世宗可謂知大義

二十八

令江南備守

唐莊宗周世宗孰賢

天子所以統治萬國

市道商賈之所為

綱唐城金陵自唐王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周王問謨曰江南亦治兵備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鄉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王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師古曰在戎為要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王唐王乃城金陵

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司馬溫公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三孰賢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彌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此聞馬氏之榮終為高節所奪今有兒如此耶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弟聲聞莊宗言卒孺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故勝梁之後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惟誠盡言為

書語世宗近之

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編無註馬駁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註初梁太祖封殷為楚王

時人不以為恭

張昭薦李濤

綱周以魏仁溥同平章事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自世宗欲相仁溥議者以仁溥不由科第為疑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用之仁溥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溥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占者書用簡皆以刀筆隨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恭又以吳延祚為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匡胤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



此真宰相

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濤

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詠諧詠音恢詠戲也諧音韻之言不脩邊幅不脩邊幅謂

與弟澣甚友爱而多譏浪譏音學戲言也浪放蕩也無長幼體世宗以是薄之又

以翰林學士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嗜酒

無厭無檢不自檢束也

○綱周王榮祖梁王宗訓立繼世宗大漸漸進也謂其

不起不起當相之當相當用以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言終日豈

堪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世宗歿世宗在藩多務鞫晦及即位破高

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

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世宗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

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擿音錮挑也伏隱也聰察如

此真宰相

此真宰相

三十一

王著終日遊醉鄉

王著終日遊醉鄉

世宗勤于

為治

為治

神閑暇則白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確訖岳反博求義理當否也性不好絲竹珍

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般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

過則面質責之質正也謂面正責之也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

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

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真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

宥尋亦悔之末年寔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離騷經遠逝也載營

而上升注霞與遐同賜養辨証云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

歐陽脩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歟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

平淮有復三關威武之聲震備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

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後世其為人

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

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負身尚在苟利于世猶欲割截况

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

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

文武各盡其能

此致治之本

此致治之本

王者之政  
自此始

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  
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大矣哉

**鑑**周世宗仍歲征伐趙匡胤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卒畏服恭  
帝幼冲中外物情皆附于匡胤密有推戴之意

**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時方七歲在位  
半年禪位于宋而國亡矣

**鑑**庚申周恭帝仍稱顯德七年正月宋太祖五月周恭帝降制禪位  
于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是為宋太祖

右後周三王共十年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四十六卷終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四十七卷

北監藏板

元 四明 陳 經 通鑑  
明 淳安 商 輅 綱目

宣城 湯賓尹 編纂  
雲間 陳繼儒 註釋

宋紀 附遼紀

太祖皇帝

帝初仕周為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代周而有  
天下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崩諡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  
號太祖葬永昌陵○帝聰明仁孝豁達大度陳橋之變迫  
於衆心時僭國十餘盡削平之信任儒臣分理郡國抑奪  
權豪愛養民力號稱英仁之主○帝諱匡胤姓趙涿郡人  
四世祖眺唐幽州節度使中丞挺生敬詠州刺史  
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  
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  
孩兒營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  
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亥

赤光滿室  
香孩兒營  
異香經宿  
不散  
祝天早生  
聖人

歷朝綱鑑全史四十七卷

太祖器度

豁如

識者知其

非常人

點檢作天

中外密有

推戴之意

日下黑光

摩盪

苗訓指示

楚昭輔

李處耘具

以事白

匡胤應期而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薦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矣

庚申

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遼應曆十年○宋北漢南唐南漢蜀遼凡六國吳楚荆南湖南南三鎮○是歲周亡宋代

春正月辛丑朔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初鎮

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

之突卯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

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也宿軍士

聚於驛門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

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胤也然後北征都押衙

李處耘都押衙具以事白都知匡義胤弟也及歸德掌書

記趙普歸德軍名匡胤鎮歸德節度使趙普為歸德掌書記匡義普共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

可甲辰黎明黎黑也天漸明而猶黑也軍士環甲執兵環音灌貫也直逼寢所曰諸將

無王願冊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

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還汴汴即汴梁今開封府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

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匡胤曰

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

不然我不能為若王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王上我北面

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

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至汴自仁和門入

秋毫無所犯

餘姚鄭伯乾曰或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予應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赤光異香之奇實應明宗之

黃袍加身

濟天下使

百姓戴若

父母

京師天下

根本

攬轡誓諸

將

天命固有

在

赤光異香之奇

策題 問宋太祖之得天下何如

韓通謀禦 匡胤 韓通倫禦 死節

祝而紫雲黑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以始矣而方耳大不見疑於世宗掌軍執政嘗見推於士卒此天命以著矣遭周室孤兒寡婦之運而日光摩盪於天文當五代朝君暮讐之時而人心易屬於將帥此天命以授受矣然而禁兵無故之行陳橋無無謀之變顧乃虛聲遼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餌其心實匡義之定謀趙普之協力陽以事理曉之以蓋其非陰以策立主之以濟其事不然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夙成而大志果然猶可驗其素必有說於母而卒然不覺其情之發露也又况首命諸將之辭已足窺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語不能昧乎天理嗚呼宋祖之得天下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施過漢唐斷宋史者乃謂末世以謀而不驗天命似抑之太過呂李二氏乃謂天命有歸而不論人謀似揚之太過無怪乎或人之問也予故以是語之

鑑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禁中天子所居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閣門閣音閣內中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時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質以義讓匡胤讓責也以匡義責之也匡

質非相顧下拜

禪詔出諸袖中

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六軍天子之軍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晡時日猶未也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王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太赦改元國號宋命周宗正郭紀祀周陵廟定色尚赤臘用戌以火德王天下袞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皆絺繡以為袞冕十二旒以則天數色尚赤衣服旌節皆用赤臘用戌歲終之大祭月令孟冬臘宋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

淮南張九韶曰春秋之義不明而人心陷於利仁義之途又塞而世道入於詐此王溥范質所以不舎一朝之富貴而後委質於藝祖者亦獨何心哉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而宋之君臣如此予故不可以不辯

帝王之興  
有天數

宋論翊戴  
功

天下自此  
定

贈周韓通  
為中書令

歷朝綱鑑全史四十七卷

宋本在純

李氏靈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本  
牌題曰點檢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  
祖為點檢日侍傍而不之覺豈非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  
明曰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  
能承先帝之業時世亂王幼太祖以英武之資不乘時自取則天  
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交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宋論翊戴功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等並**

**加爵領節鎮餘領軍者悉進爵有差華山隱士陳搏聞太祖代周曰**

**天下自此定矣** 華山陝西發明周德恭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石守

事周均饗爵祿彼臣而我亦臣耳宋主篡位少有人心者必於焉而

變矣守信等俛首事賊器不知耻及效走狗驅馳以搏狡兔既竊周

鼎恬然受賞自以為有翊戴之功狐媚一時誇越當代殊不知由君

子觀之何異齊人乞食於墻間歸而驕其妻妾者乎綱目書此文無

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自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

**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 貫音社 **宋主猶怒故**

終身不得  
飾鉞

人臣盡忠  
死節當如

策題  
問太祖贈

韓通為中  
書令彥昇

不受節鉞  
何如

王者人心  
之自然

擬宋遣使  
賑貸諸州

守臣謝表  
宋主得為  
政首務

**終身不得節鉞** 節編旄為之鉞大斧也廣義張時泰曰抑考韓通仕

為水路都部署則是同官於周而均食周粟者也一以纂周得國一

以死周盡忠千載之下是非定于是周君子寧不快韓而鄙趙哉

陳氏經曰太祖入京韓通以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率眾扞禦此

及其妻子而殺之向其殘滅之甚耶太祖即位追贈韓通為中書

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祖

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焉蓋韓通以盡忠而禍

及妻子當憐其死節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誅

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矣奈何

狃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爵而不知錄其子孫之義知不授

彥昇節鉞之重而不知道之大也然而漢高之封雍齒畏沙中之偶

語也宋祖之贈韓通抑王者人心之自然也故以宋

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鑑遣使賑貸于諸州** 綱目作

丁南湖曰太祖即位之初遽遣使賑貸諸州者豈欲以是要譽於

人哉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蓋當時之民苦於于戈迫於賦歛慘於

宋主得為  
政首務

宋太祖紀

四

立太廟帝祖考

宋主知渙之道

武臣盡令讀書

綱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光義即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綱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目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儼

議立四親廟尊高祖朕為億祖文獻皇帝曾祖挺為順祖惠元皇帝

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

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裕以孟冬五年

一裕以孟夏三年一裕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

出之帝祀之而以始祖配之也裕則合食而巳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裕而諸侯皆得有裕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如禮記祭法惟天子有禘而諸侯不發明周德恭曰值渙散之時得有禘此禘尊裕甲誠萬世常行之典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宋主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帝祖考蓋亦知渙之道矣

綱宋主視學目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替書于孔顏座

端令文臣分撰餘替慶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

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發明宋主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宋

在於此自此而後儒道稍稍振起迨至開闢闕張載也聞朱熹也濂洛之間文運大亨綱目所以特書而美之註濂周茂叔也洛程願

程顥也

綱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目后定州安喜人安喜縣名治家嚴而

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

太祖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愀音情容色也樂音洛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

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馭失其轡言君失其道也求為匹夫不

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綱宋以范質王溥魏仁

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密使目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

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

擬宋太祖親贊孔顏儒臣謝表

宋氏三百年精神命也

脉吾兒素有

大志天子置身兆庶之上

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周德恭曰范質等周朝舊臣食君之祿受君之恩非一朝一夕矣矧與宋主比肩北面稱臣昭灼人目不可掩也顧乃偷生賣國忍耻事讐四維既絕安足為人尹氏論馮道曰浮沈取容迎降賣國賊易人主如斯人者固當廢斥貶責可也今乃顯榮終始豈有一人臣身事四姓十君尚可當齒於人乎用是而觀則不惟質等無耻宋主亦無耻者矣直書于策交譏之也

先王求治盛禮太祖待相之失

丁南湖曰三公坐而論道此先王求治之盛禮也愚謂范質等偷生賣國忘君事仇是歷代興亡之際諸姦臣積習多矣獨怪質等拜相之初誦媚太祖乃將先王此禮一旦廢滅則質等作備之罪固為可誅而太祖待相之失豈不併可謂耶

擬宋賜楊礪等十九人及第謝表

使李筠昭義軍名起兵會北漢師伐宋宋遣兵擊之綱夏四月周昭義節度

周周昭義節度使起兵伐宋何

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守節筠長子名筠不聽宋

如

主手詔慰撫北漢王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遂殺澤州刺

書像懸壁

李筠知義

馬上負石

史張福據其城北漢王帥兵赴之筠見北漢王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王與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北漢王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王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平長平在澤州高平縣癸卯周德恭曰李筠可謂知義矣書周昭義以見其不肯事讐書伐宋所以正宋主之罪此皆子之詞也綱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綱宋主自帥大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大路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列柵編竹木為寨以拒敵也馬全義帥敢死士數人攀堞而上堞城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搥擊其手

李筠死節

何如

衛融得死

李筠以忠

義自許

李筠不以

成敗利鈍

為心

混一規模

大畧可觀

宋主賜鐵

券安重進

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北

漢主懼引師歸宋主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為單州

團練使廣義張時泰曰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鈍為心也前書李筠伐宋此書

李筠死之學若此而觀之則宋祖得國之由蓋可見矣

呂中曰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

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畧亦可觀矣

鑑秋七月宋主至大梁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

綱八月以趙普為樞密副使○鑑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反重

進周太祖之甥也宋主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重進乃

陰淮異志宋主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券符契也以鐵為之朱書字國之所以示

信令其子孫重進猶豫猶豫獸名性多疑聞有聲則豫登木上下不一故不決曰猶豫自以周室懿

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王以聞

重進盡室

自焚

二李是非

可見

韓通忠義

志明

三人智氏

之豫讓

寧有睢陽

哭像之誠

擬宋以質

儀為翰林

學士謝表

遣石守信等討之尋親征尋不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

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耶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唐王遣使犒師犒師

且使其子從鎰來朝李筠者周之藩臣也重進者周之懿親也李筠雖藩臣蓋未嘗臣於宋重

進雖懿親蓋嘗臣於宋矣不臣於宋則是周之臣也既臣於宋則是

宋之臣矣烏有臣拒其君之理耶重進其心既二患在其為忠周哉

故綱目於李筠則書曰伐宋曰死之於重進則書曰拒宋曰自焚死二人之是非可見矣

呂中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

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

人者皆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與

劉定之曰韓通身為宰相重進為周之甥義與太祖不共戴天呂

氏許以為忠當矣李筠擅其鎮賦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

世宗已不能堪則其逆節以著今掛像勸哭不過假此以盡感眾

心耳寧有睢陽哭像之誠乎以李筠並韓通相去遠矣

鑑唐清源節度使雷從効入貢清源軍今泉州府屬福建○綱以質儀為翰林學

歷代通鑑輯覽全史四十七卷

宋本紀

七



儒處之伯老也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

端明殿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死

却立不肯進露額曰岸覆髻曰幘岸幘類其巾也幘音積却立

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

下恐豪傑聞而解體解體如四肢解一也宋主欽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

嘗不束帶士大夫立身而為世所貴者莫重乎綱常綱常不正

綱常應命宋主重而用之者實基於此焉儀射一時之利以圖顯榮殊無

才不足貴矣綱目持書深貶之也

綱辛酉建隆三年凡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殂繼初太后疾革召趙普

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祖考及太后之積

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

杜后遺命何如

長君社稷之福

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光義光美宋祖弟國有長君

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也如依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

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署簽藏之金

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后遂殂張時泰曰杜后但知周亡於幼君

也使其如成王之得周公宗訓雖幼未士鳥敢承厥其喪且欲太祖

傳之光義亦如之德昭至是年已七十餘矣焉有墓木既拱之人而可

以帝天下杜后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造此厲階之說初不知夫死

從子婦人分也是安得為賢不此註按左傳隱公兄也桓公弟也隱

之慮卒隔其子于魯桓之惡悲夫註公將以國讓桓而終老於

殺桓公隱公曰桓公尚少我故攝其位然吾將以國讓桓而終老於

竟棄之地羽父懼桓公之聞斯言也及諧于桓公而請試之使賊弑

公于為氏

立桓公講義曰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蓋有註高氏神宗后向氏哲

聖母必有聖子也高曹向孟之賢始於此

皇太后知社稷至計高曹向孟之賢始此

金匱豫盟

堯舜授受

不是過

漢唐不能

彷彿萬一

建國家長

久之計

天地人神

之福

天子亦大

艱難

天子不若

節度使之

樂

龜鑑曰：慈闈一語，金匱豫盟十七載，倦勤之後，舉神器之大，韋而授之，龍行虎步之天子，堯舜授受，曾不是過。劉元城嘗曰：三代而下，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蓋亦味嘆於斯云。

宋主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李末也數十

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八姓謂梁太祖朱氏、唐莊宗朱氏、明宗李氏、晉高祖石氏、漢高祖劉氏、周太祖郭氏、僭稱相踵，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

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

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方鎮藩鎮，節度使也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

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宋主悟，一日因晚朝

與守信等飲酒，酣屏，音丙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

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

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宋主

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麾下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兵卒進退也，故稱麾下。一旦有

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

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白駒，日影也。隙，孔也。過隙，猶言易過也。

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

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市，買也。為子孫立

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

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

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再生肉也。明

日皆稱疾乞罷典兵，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

也。

立國家三百年之安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王趙普封韓王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言故稱趙韓王。

上下相安

杯酒釋兵

為子孫立

永遠之業

人生如白駒過隙

猶言易過也

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

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

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

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趙韓王仁者之功太祖收之有其本

太祖能服其心

宋主處李漢超何如

漢超朕之貴臣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  
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  
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  
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讐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  
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  
戰國矣使唐非有拙婦濁亂於內則賊溫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  
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  
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裴  
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  
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開封府屬河南光義為興元尹興元今漢中府屬陝西

宋以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齊州今濟南府屬山東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

尋不也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

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入關南時契丹

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

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

太祖密諭李漢超

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  
貫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  
吏民愛之○綱八月唐主景殂子煜立于金陵○景方議東還以疾  
卒于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建康即金陵也今應天府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  
謐音密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  
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綱壬戌建隆三年○唐後主李煜元年○凡六國二鎮春正月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特書重國

也○綱宋廣東京城○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

脩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

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廣義張

泰曰太祖實負周世宗何曲如之謂人之不見可乎所謂明于此而暗于彼者宋太祖之謂也

命州縣勸課農桑

洞開諸門

端直軒豁如我心

蘇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詔常參官轉對

人命至重

帝王保民之盛德太祖能混一四海以趙普為樞密使

**綱**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

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發明轉對清朝令典特書曰初見非前此所及也

**綱**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強梁也。苞竹籬也。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有枉法殺人者朝廷

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姑苟也。息安也。言不當姑

也自今諸州決大辟大辟死罪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綱**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宋史斷曰。禁暴止亂。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得之而成。弔伐

**綱**宋王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之。功後代失之。而致覆亡之禍。失之者非特王自失之。蓋由國柄

**綱**宋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命為重。特下是詔。禁之。宜其撥亂反正。而能混一四海也。

**綱**宋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保權年十一。失武。

**綱**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

子繼冲繼冲保融子也。荆南**綱**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

據之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屬托曰吾部內兇狠者

誅之畧盡。惟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

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

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時保權

保權遣兵代永州戍。會值道出衡陽。道路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據

之。掩其不備而取之。曰保權求援于宋。

**綱**癸亥乾德元年。是歲荆南亡。凡六國一鎮。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自先是五

代諸侯疆盛。朝廷不能制。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

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綱**宋遣慕容延釗慕容

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

宋以文臣知州事

假道征荆南

音昭

劍名劍

李處耘假道荆南

假道借

討張文表

二月

周保權執文表誅

之。處耘襄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初盧懷忠使荆南還言曰高繼

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控弦控引弓弦也。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

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易去聲。及慕容延釗行宋主謂范質等曰江

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彼自歸伏曰下。茂不濟矣乃命延

釗假道江陵以討文表處耘至襄州。襄州今襄陽府屬湖廣。諭繼冲以假道之

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

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

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疆弱是夕保寅宴于

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人馬不帶倍道前進倍加也兵法日

丙州縣戶口奉表納之延釗至潭州時文表已為周保權所誅保權

割人束手  
聽命

宋帝規模  
宏遠

江南已有  
混一之志

江陵四分  
五裂之國

趙普諫用  
符彥卿  
宣出復懷  
入

牙校張從富等相與拒守延釗因長驅而進。長驅而進言無有禦之者。克其城執

從富殺之獲保權以歸湘湖悉平。癸卯文表陵茂其主宋國助師討之義也今既元惡授首是宜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

聽宣已出。宣郎也。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

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夏四月宋初置

諸州通判。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

長吏均禮。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皆銅印墨綬。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

郡。郡在國之四邊者曰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

始輕用趙普之言也。癸卯趙普之相太祖也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詔置諸州

節度使之權始輕

也宋之興普有力焉

通判

太顧長慮  
却顧  
收權一天  
下之勢

宋初以常  
參官知縣  
事

置義倉于  
州縣

宋毀白起  
像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于戈之所以交  
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後重者方鎮之專  
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行  
於天下者方鎮之繼孽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  
在乎此於是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綱置義倉于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  
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貯  
之以備凶歉給貸○綱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宋主  
歷觀武成王廟兩廡唐肅宗追贈呂望為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歷代  
良將白起等十人為十哲范蠡等六十四人配  
享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起殺已降周赧  
王時秦將白起  
攻趙殺趙將趙括阬  
降卒四十萬於長平

賢才儷美  
三代

史石諧殺  
張瓊

張瓊解帶  
遺母

太祖信任  
郭進  
郭進殺汝

史臣斷曰設聖賢像作孔顏贊而文教闡幸武成廟去白起像而  
武教肅文教闡故其後真儒輩出武教肅故其後良將迭興宋之  
賢才儷美三代  
皆太祖啓之也

○綱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都虞候官名右王都候各一人  
王劍戟士及天子有所收考○初宋  
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宋主即位  
會都虞候闕即以瓊補之時軍校史珪石漢卿諧瓊擅作威福上召  
瓊面訊之不伏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槌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  
吏拖出付治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宋主旋聞家無  
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瓊乃宋主之舊將身履危險死而  
復蘇其致身事國之心宋主之所  
預知者是當以殊遇加之不容浮言播奪可也夫何惑軍○綱北漢  
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郭進為西山巡檢使威令  
嚴肅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

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郎以聞乞遷其職宋主從之

太祖馭將得宜

一時應變之權

宋史斷曰太祖之待郭進曾鞏以為馭將得宜嗟乎太祖之心豈得已哉蓋以郭進量寬而德厚禁明而令嚴邊寇未平四郊多壘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暴軍校所訟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如是而施耶此蓋一時應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

趙普以天下為已任

綱甲子乾德二年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

雪夜幸普家

微行微行隱行也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

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

太祖計下太原

此吾意正如

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太原郡名屬山西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喻

趙普慮

補綴奏牘

刑賞天下之刑賞

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

宋史通鑑卷之九

十三

趙普剛毅

果斷

塵埃中可

識天子宰相

陶穀參知政事之對

何如

殿廷別設

磚位

亞於參知

政事

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命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

微時所不足於宋主及已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

則人皆物色之矣物色謂形狀也自是不復敢言○綱夏四月宋以薛居正

呂餘慶參知政事繼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

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伺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

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

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蒞事殿廷別設磚位

勅尾署衙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發明周之鳴鸚宋

主乃悅其才而用之獨不念其責國於盜乎直筆書之失自見矣

李氏沆曰按唐故事知政事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殺不能遠引

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為對以參知政事為丞相下一等殺失之矣議者惜之

鑑六月宋主加第光義中書令光義同平章事以其子德昭為貴州

團練使德昭太祖長子也○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

其禮○綱秋七月宋頒刑統判大理寺實儀所重定也○綱九月

宋攻南漢彬州克之○時潘美克彬州獲其內侍韓延業宋主訪其

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劔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

象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綱冬十一

月宋范質卒○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宰

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

爾張時泰曰范質者周宰相也○綱廣義速韓通遠矣故綱目於其死去官而特書宋書卒者思之也

綱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綱先是蜀主曰

吾當救此一方民

光義稱范質

范質不逮

韓通

綱目通鑑卷之四十七



保安三蜀之長策

用師有名

取中原如反掌

王昭遠自方諸葛亮

高彥儔死

事奢縱以王昭遠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及宋下荆湖蜀相  
 李昊言於蜀王曰臣觀宋氏故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  
 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王乃遣趙彥韜為謀謀細作也蓋謂探敵虛實  
 之入汴覘疆弱覘窺視也彥韜潛以蜀王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  
 矣遂命王全斌劉光義王仁贍曹彬等分道伐蜀且謂曰凡克城寨  
 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  
 乘勝而前蜀王遣王昭遠等拒之昭遠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  
 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鐵如意長二尺六寸執之以供指揮今三清道君所執其遺像也或云疑即搔癢之物自方諸葛亮方比○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  
 蜀兵大潰劉光義曹彬帥師至夔夔州名屬四川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拒

節宋召和峴定雅樂

宋主有帝王之宏規

之力戰不勝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  
 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綱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雅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宋主以雅樂聲高  
 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  
 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發明周靜軒曰雅樂之音雅雍中和而奏之宋主詔峴改定可謂垂情禮樂而有帝王之宏規矣故特書于策以深美之  
 乙丑乾德三年○是歲宋威蜀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  
 都統王昭遠○綱劉光義曹彬等遂取蜀萬施開忠遂五州萬州今屬府施州衛屬湖廣開州今為縣屬夔州府屬重慶府遂州今為遂寧縣屬潼州蜀王聞昭遠敗大懼命太  
 子玄喆將兵禦之玄喆素不習武至絳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再信為次蜀王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光義

世脩降表  
李家

解表賜  
全斌

擬宋解紫  
貂裘帽賜  
王全斌謝

表

曹彬招輯  
兩川

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吳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  
降表李家降音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耳○鑑初全斌之  
代蜀也屬汴京大雪屬遇也宋主設氈帷于講武殿不紫貂裘帽以視  
事貂鼠屬北方地寒以貂皮被額以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  
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表帽遣中使馳賜全  
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鑑三月  
宋兩川軍亂鑑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  
奪財物蜀人苦之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州人給錢十千未行者  
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怒行至綿州綿州屬成都府遂作亂  
劫屬邑衆至十餘萬獲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兩川民爭應之  
兩川謂西川成都府東川潼州府全斌等大懼久之曹彬劉廷讓力戰大破之師雄

李氏以酒  
酌地

宋置封椿  
庫

太祖志復  
幽燕

走死康延澤等分道招輯兩川始平○鑑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  
公尋卒尋不鑑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  
宋主備禮見之封昶爲秦國公及昶卒其母李氏不肯哭以酒酌地  
酌盧對反以酒沃地也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  
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  
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  
亡何待○鑑宋置封椿庫善美其公于民而不私于已也自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  
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  
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  
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懸財招集之日  
募尋又置講武池時臨觀之尋不○鑑女真遣唃突刺來貢名馬直

夷狄求通 古肅慎地在混同江之東即今鼻祖之部

於中國 策題 呂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穉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註沙門島在府城西此六十里海中渡遼

之遣使得 夫何如 以孔宜為 曲阜主簿 府 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而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綱夏閏五月宋求遺書鑑宋主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周世宗中手不釋卷

釋卷 德中宋主平淮甸或謂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蓋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日卿方為朕作將帥辟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宋主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知慮也世宗善趙普初以吏道聞真學術宋王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

千數百年 僅一見

發明 周德恭曰宋主求遺書於兵亂倥傯之日綱目千數百年僅見一見不亦美乎我太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于天下謂宰臣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為難得耳大哉王言乎此所以應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為泰也歟

此必蜀物 識音志 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召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對曰此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宋主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術矣

宰相須用 讀書人 綱丁卯 宋乾德五年○是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使 宣徽南院 以曹彬為 宣徽南院 使 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責其伏贖貨殺降之罪各貶其爵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並進秩復召呂餘慶叅知政事仁贍等

曹彬一人

素中惟圖  
書不裳  
懲勸國之  
常典  
策題

問宋祖之  
平蜀也賞  
曹彬而責  
全斌任義  
倫而責仁  
瞻賞罰之  
典何如

愛民御將  
兩得

篋中惟圖  
書數卷

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  
還也素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俱  
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  
遜

李燾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振  
則易於反掌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弭民尤切留意  
於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  
不疑全斌貪慾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  
取五疆國如摧玉五強國謂南漢南  
枯拉朽之易也言唐吳越蜀北漢也  
呂中曰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瞻蓋  
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瞻之功不  
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  
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言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  
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圖書數卷而已

曹彬薦沈  
義倫

惟賢知賢

五星聚奎

自此天下  
始太平

擬宋五星  
聚奎群臣  
賀表

重啓斯文  
之兆

文治精華

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  
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呂中曰曹彬之薦義倫固以其清節且孰知其志有相契者乎彬  
之行師不妄戮一人倫之使吳越還請以楊泗軍儲百萬餘斛貸  
飢民此其活人之志相契者也  
而彬此薦可謂惟賢知賢矣

三月五星聚奎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奎宿在戌降婁之次聚

鑑周顯德中宗年號嘗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諫官儼善推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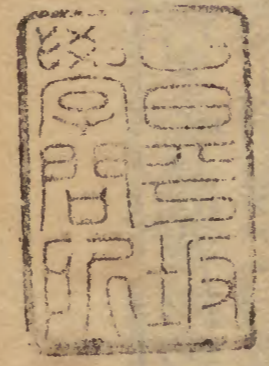
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

也拾遺官名二拾遺謂盧多遜楊徽

呂中曰奎星固太平之象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師魯明復之  
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  
而文治精華已露註師魯明復孫復也○安定湖學胡  
於立國之初矣註瑗為湖州教授立經義齋以訓上

綱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膺嗣彝興即

歷朝綱鑑全史四十七卷終



歷朝綱鑑全史四十七卷終  
十九

